禮記章句

禮記卷六之一

任啟運撰

喪大記

孔本第二十二 黃本第八 黃氏儀禮續第五 吳本第十二 今定為第二十一○朱子曰述

死人道之大變君子慎終尤在於此故其禮特詳黃幹曰儀禮正經三篇喪服既夕虞所載皆士禮國之大喪及諸侯大夫之禮皆缺禮經既亾而身葬貴尤詳言凶事故雖崩薨大變臣子至痛而沿襲鄙陋反民庶不若幸有此篇之存參之周禮然後大略可見焉茍城曰此通記國君大夫士喪禮自疾病徹縣而始死而正尸沐浴含襲小斂大斂殯葬皆有節序以及當時人弔之賓拜賓之位與夫居喪之人所飲所食所廬所次以及輯杖夫杖之類事因其會儀稱其情雖曲折尚未盡備而大體具矣愚按惟天子禮未及故凡有可考悉補見于註其餘節目缺者亦于章目下補之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牖當從儀禮記作墉○病疾之甚也埽潔所居之內外恐賓客來問侯也君諸侯也縣樂也天子宮縣四面諸侯軒縣三面大夫判縣二面士特縣一面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鍾東磬而已士磬而已自子男之士以下不命無樂而琴瑟則皆得御焉徹之去之以致齊也禮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所以安神而定氣也東首以受生氣也君子之寢恆東首疾時或惟所安死必正之也墉牖也北墉屋漏之地若君視之則遷南牖下廢牀而寢地者以人始生必于地冀生氣之復還也去褻居之衣加新製之服貴者朝服庶人深衣也體一人儀禮作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天子諸侯則僕人射人大夫則家臣士則隨所御者男子以男女子以女恐手足不能屈伸使人運之也男女改服亦恐賓客之來貴朝服賤深衣也纊綿之新者屬之口鼻之間驗氣之有無也死必有別以正終也○按廢牀寢地死者自命則可不然恐傷其

意且逮之辨也死必有別亦辨外內寢及扶在扶右之人若子婦當無不在者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天子皇后皆有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夫人皆有三寢路寢一小寢二大夫命婦皆有二寢適寢一小寢一士與妻各一寢路寢適寢通謂之正寢小寢亦謂之燕寢世婦卿大夫妻已命者內子卿妻下室即小寢也男女各於其寢厚別以正終也未命則降禮之殺也子男之妻曰世婦其禮如夫人君之貴妾亦稱世婦皇謂君世婦以夫人內寢之上爲適寢得之熊朋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小寢之上大夫士妻皆卒於夫之正寢則無別矣其義恐非也何休謂天子三寢一高寢大路寢亦非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卒終也人之終也主人適長子或承重孫與喪主而諸子可知舉兄弟而凡期可知啼者哀痛之極心絕氣竭無回曲也哭則有聲而猶回情之發也婦人通死者之妻妾而亦止哭欲成君子之令德不肯

過於哀也。孔曰宗婦及女子主喪者亦啼。凡哭必踊以節哀也。男子重踊。其踊絕地。婦人重擗。其踊不絕地。○按生人啼。亦惟在始死時至襲斂。則哭踊皆有節。

右第一章。始卒之事。○愚按天子行禱于上下神祇。君行禱于境內山川。大夫士行禱于五祀。唐開元禮三品以上。禱及境內名山大川。四品五品止五祀。六品七品止門及行。有遺言則書之。主人笄纚徒跣。扱衽。餘變服詳小記五章。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袞同。屈闕同。狄翟同。襢展同。稅緣同。音彖。號平聲

○復恐死者神氣飄散呼之使反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復者升屋必有階若封疆之內有林麓則使虞人設之若大夫士采邑無林麓則使狄人設之以掌設鐘簴必有階也小臣近侍之臣周禮大喪夏采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諸侯以下不能備官故小臣復也復之人數如其命數必朝服者事君之敬也上公袞服五自袞而下侯伯四自鷩而下子男三自毳而下孤卿二自絺而下大夫爵弁冕而已上公見服五加爵弁皮弁冠弁服則九侯伯加爵弁皮弁韋弁服則七子男加爵弁皮弁服則五大夫加爵弁皮弁服則三士惟爵弁而已孔氏曰復止用衣不用弁冕王后六服備自禕衣而下上公夫人賜則用之公侯伯夫人五自揄狄而下子男天人四自闕狄而下子男內子三自鞠衣而下大夫世婦二自襢衣而下士妻惟褖衣而已此錯舉以見例也赬赤也玄赬玄衣纁裳玄冕之服也餘詳玉藻凡復簪裳于衣扱領于帶復者左執領右執要欲其生故向陽也榮屋翼也此據大夫士而言若天子諸侯則升自東霤也危屋脊也北面求諸

陰之義也三號上求之天下求之地中求之四方每求必三也復畢左而捲衣自前投下天子諸侯司服以篋受諸侯以下不備官則小臣受此亦篋舉以見也復者自後徹西北厞以下其升自東欲其生也降自西北不忍反之道也受者升自東階遂以覆尸升自東階冀望其生也周禮王府司服供復衣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為賓諸侯以朝會出大夫士以聘問出也詳見雜記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衣尸襲也復冀其生襲斂以送死其異也○按復衣為神所棲則非時祥車所載祭時以授尸者即以此衣可也

婦人復不以袡袡者爲○以絳緣衣下曰袡士昏禮女純衣纁袡此嫁時盛服非常時禮服故不用也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自殷以上貴賤皆名周禮則曰天子復王后復某侯某甫復夫人復大夫士則皆名婦人則皆字婦人不稱名者婦人無外事名不出於閫也○楊愼曰今男子稱名稱字稱行婦人稱字稱氏稱行各以所常稱者稱

之惟哭先復復而后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者冀其生也復而不生則不生矣夫然後正尸命計謀爲襄斂諸事也

右第二章復之事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死斷絕無餘也前此廢牀寢地至此于南牖下設牀下莞上簟設角枕遷尸牀上南首幠覆也曰斂衾者此時用以覆尸後卽用以大斂也死衣前所加新衣此去之而覆以衾爲將沐浴也復衣至此亦去之楔拄也柶如軛兩頭上曲以角爲之拄之口中使口開可受含也周禮玉府共角枕角柶綴拘也以几左右夾足使無辟戾易受屨也儀禮御者坐持几○楊愼曰今無柶以筆代之呂坤曰一楔之後日不復合非君子口容止之道且天暑飯敗生蟲尤不忍見愚謂飯用米貝含竟卽整而[illegible]之目無可見者呂謂今世無用

與不歛者耳然口無不可久含足無不可受屨者楔齒綴足不亦可焉

右第三章正尸之事()既正尸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當腢肩用吉器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子世子也世子尊在室內坐尸牀之東而西面卿大夫與父兄衆子孫在戶外逐繼主人之後而西面不敢與世子同也有司庶士卑故于堂下當戶北面夫人坐尸牀之西而東面中以帷障之內命婦子婦及君之世婦也姑姊妹嫁于他國者未必奔喪嫁于本國之臣則從外命婦禮此當謂在室及待年與嫁而反者也外命婦卿大夫及命士之妻外宗有三從母舅之女不得在國中此專指姑姊妹之女也子夫人坐尊也餘皆立卑也內命婦姑姊妹哭于尸內親也外命婦外宗哭于堂上疏

也。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在堂上焉。○哭于室者，以東西別男女；哭于堂者，以上下別男女。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大夫有家臣，以諸侯及士禮推之，姪父兄子姓之親大功以上者在戶內，疏者及家老在戶外，主婦及諸婦之親者在室，衆婦堂上，衆有司堂下也。命夫命婦卑于死者亦坐，尊貴也。不然，雖死者之諸父諸兄亦立。若成服以後，則父兄坐，卑幼立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士喪禮，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俠，近也。無惟障之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其皆坐，士卑也。疏謂惟不命之士與同爲士則然，若主人爲命士，及父兄子姓中有命夫命婦，則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餘則父兄亦坐而子姓立。姜謂宜皆坐。○君大夫位上，故坐者等其尊卑；士位下，故坐者等其親疏，而以堂上下別男女也。

凡哭尸于室者，主

人以二手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親者然哀慕之至也

右第四章哭尸之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既訃乃哭天子于諸侯諸侯于大夫凡自敵以下皆既哭乃訃家禮立護喪立相者儀禮惟堂受賓弔受含襚幣玉書銘皆于時並作有弔賓至先拜之而後人哭若既入哭則賓至不出司馬書儀夫成服護喪代拜賓楊愼曰于所尊者主當出于疏遠者護喪代拜可也

甸人爲坙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甸人君大夫主田野之官坙土塊也于階間少西掘地爲坎自北而南廣一尺輪二尺深三尺遂以其所掘之土爲竈于中庭西墻下以待爨也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鬲之重疊者其受三升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時用以煮潘沐後卽用以盛餘飯而懸之重○新盆盤缾廢敦亦出之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差

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管人受沐乃煮之甸

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受御者沐乃沐沐

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管館通說

脫通繘音聿差音磋厞音肥又音費挋音震須鬚本字○

管人主館舍者繘汲水索也吉事斂必說之喪事遽故不脫

而但縈屈之也周禮大喪鬯人供秬鬯鬱人供肆器肆師

築煮此不言者諸侯賜鬯乃得以鬯浴尸餘不用也士喪

禮祝淅米于堂上南面用盤此云御者蓋統言之也差猶

摩也君淅粱之汁以沐大夫用稷避君也天子之士亦沐

粱卑無嫌也鄭云天子宜沐黍諸侯之士沐稻管人以水

授御者御者淅米其中仍授管人管人乃往西牆下垼竈

爲中煮之廟死者之寢謂寢爲廟神之也厞屋簷也復者

所徹西北厞甸人析以爲薪而爨爲也爨水既溫管人取

之以授御者御者受之人沐瓦盤盛沐水者挋拭也大夫

以上巾用絺士巾用綌拭髮及面使之乾也他日生時也

爪手翦去手爪翦須揃拭其鬚皆如生時所自爲也舊說翦去其須拔須髮一也髮不致傷挩而髮皃其鬚恐無此理濡濯沐餘之水沐時以槃盛之沐竟棄餘水及管人汲投巾櫛于階間之坎而揜之不敢褻親之餘也

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綌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一本作絺一本作綌今參存之○抗猶張也張而起之以便浴不使躶體也士用御者二人若大夫則四諸侯六天子八也枓酌水器受五升方有柄以枓酌盤中之水沃之于尸下亦以盤盛之也沐巾一浴巾二大夫以上上體以絺下體以綌士則皆用綌也浴衣浴竟所著以晞身者布爲之無殺既晞乃脫之而着明衣也明衣亦布爲之袂屬幅長下膝有裳爪足翦去足之爪也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外御用男內御用女別男女也汲及管人以投內御褻處故無嫌也○浴竟設明衣有中帶鄭云中帶若今之褌襂

右第五章沐浴之事○先陳襲衣飯含之具乃沐浴浴竟即含含竟乃襲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禮但同○造猶納也夷尸併盤也漢制夷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疑周制亦近之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凌人供夷盤及冰內冰盤中設牀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乃止則大夫三月始用冰大盤即夷盤諸侯別名避天子也大夫無盤故亦曰夷盤但制差小耳士賤無冰故以瓦盤盛水而直設之君賜則既小斂亦得用冰也襢露也浴牀無席以漏水也設冰無席達寒氣也浴牀長丈二尺廣四尺有四横上有木第設欄于前及後兩端士漆之大夫加朱飾諸侯加雲氣天子加禾稼百草花夷牀長丈二尺廣七尺旁稱四飾前後各一鑊爲鈕于兩旁以繩直貫其中欲下尸則引其直繩諸鈕自解矣含貫其口也周禮王大喪典瑞共飯玉

玉府共含玉舍人共飯米太祝相飯太宰贊含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云天子飯用黍諸侯粱大夫稷士稻米大戴禮天子飯以
珠含以玉春秋緯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米含
以貝何休云大夫碧士貝孔云諸侯亦玉大夫璧士貝[illegible]
商祝相之宰佐之含者扱米實于右三實玉大左[illegible]中[illegible]
如之米盈乃止大夫以上賓含之于士則子含之也襲以[illegible]
衣尸也士喪禮掩用練帛瑱用白纊幎目用緇頳裏[illegible][illegible]
用予標大夫以上米間商祝先以掩結頤下設瑱及幎目
握紟掩于項下綦屨乃襲士三稱大夫五諸侯七公九表
子十二稱設韐帶搢笏設決加握手帛乃設冒韜之而[illegible]
以衾也浴牀在室西含牀次浴牀東襲牀次含牀東首[illegible]
牖下南首至遷尸于堂則當兩楹閒矣皆有枕席上簟所
莞帷含時商祝徹枕含畢復設枕如初○按孔氏謂大夫
士皆死之明月小斂設氷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氷恐未
然夫氷之設恐尸腐也尸至三日若當盛夏不已腐乎何
以襲斂卯設氷必不在小斂後也士喪禮既沐浴乃設夷
槃此經先言設氷後言牀盖氷在牀下始死遷尸于牀而
氷己設矣鄭謂當承濡濯棄于坎之下亦小斂盖此三節

總襲斂前事也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

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稿本冒者何也所

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

也續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衾色戒反裁一

作材○縚尸之囊上曰質下曰殺以其冒韜尸形故通謂

之冒而質自上下亦專冒名也君以錦為質大夫以玄為

質而皆畫黼文于殺士則以緇為質而赬為殺也其制縫

合一頭又縫合一邊其一邊不縫旁安以帶使可綴結故

謂帶為綴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質之長與

手齊殺之長則三尺也賈公彥曰其質與殺相接之處則

以綴綴之又言所以設此冒者蓋以人死人斯惡之不冒

則形露故既襲又加冒以掩之也小斂以後衣多不可用

冒故別制夷衾以覆之其緇之色與長短材度皆與冒同

要其掩形之意亦一也○按此君大夫之殺不言色而士

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既象天地則上下宜同之參而此言錦冒黼殺義何取乎豈冒以玄為地而上以五采繡為錦文殺以玄為地而上以黑白繡為黼文與始死幠用斂衾至此不用別制夷衾又按衾必整幅為之舊說上半截亦齊手下半截亦三尺恐非

右第六章衾襲之事○大夫以上死之明日乃襲天子既襲三日乃小斂諸侯大夫襲之明日小斂士襲卽小斂襲時不言食奠盖猶用餘閣也既襲設重乃置銘旌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

哭不逆于門外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
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親喪未成服不敢出見賓然有
所尊我則不敢不出也寄公諸
侯失地而寄吾國者國賓他國來聘而適遭喪者出出迎
也君命君使人來弔及致襚也大夫弔于士當斂則辭之
斂畢乃出若未斂則亦出也徒跣者于時未有喪屨又不
可著吉屨故也扱衽扱深衣前衽于帶間始死時即然今
猶未襲服也拊擗也降自西階不忍代親為主也寄公位
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主人于庭各向其位拜之
拜于下拜于西階之下也凡喪止一拜送稽顙大夫不逆
別于君也大夫弔士位在西階之南北面主人向其位而
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東面哭寄公之夫人及命婦位在
堂上北面婦人不下堂故但自房出而堂上南面拜之婦
人從夫之爵故為所出者同也○記尸在室有君命主人
出衆主人不出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之外若大夫則西
階下拜送
賓即入

右第七節未斂受形之禮○按天子亦當爲二王之後出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大夫三日小斂四日大斂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于戶又于阼漸卽遠也然在阼則猶主之也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席竹席也鄭謂細葦席恐未然三者下皆有莞席小斂布紋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衣十有九稱紋紟不在列紋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紋紟如朝服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綪者一或作二一衾下或脫衣字紞別作點○此小斂衣衾之數也絞所以束尸使堅實也縮直也士喪禮士緇衾赬裏疑天子諸侯皆朱裏天子純朱諸侯赬朱也衣單複具爲一稱皆十九稱賈公彥曰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在天地間而

終故尊卑一節也。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衣稱數之中。絞每幅兩頭皆擘為三以便結，其中不擘也。枕被識也。生者之被恐其顛倒，故為枕于角以識之。斂則一定不復動，故不必識之也。衾亦五幅無枕。朝服十五升布。大夫士惟有東房，故陳于房中。士喪禮大小斂皆南領西上。此西領當指君禮言，皆疑誤也。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此大斂衣衾之數也。二衾一即幠尸之斂衾，孔疏一別倒，必用二者，一覆之，一藉之。其小斂之夷衾則將殮殯用以覆柩，此時不用也。鄭氏以絞一幅為三者不辟，何專屬大斂，謂大斂以一幅擘之為三，非若小斂以全幅。言小斂衣少，絞用全幅則力強，特于幅末擘之為三以便結耳。大斂衣多，必束之者小乃易堅，故直擘之為三而末不待擘。愚謂天子諸侯衣多，故大斂之絞加于小斂，未必如鄭說。士止三十稱，則絞幅多

反苦其難束不妨隨宜酌之耳天子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此言百稱約舉成數耳大斂在阼階堂上故陳于堂下者必北領房中者必南領序東者必西領皆向尸取便也其異地則辨分也士喪禮大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鄭云此與大夫同蓋天子之士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用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斂取其正方容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不可倒也禮臣致襚于君小斂受之而此言無襚者君當盡用己衣庶襚一不用亦不以陳也大夫士先盡用己之祭服亦兼用親戚所襚但受之而不以陳儀禮言先祭服次散服陳衣繼之不必盡用是士或陳之也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者自陳于房中不待將命小功以下將命乃陳之小

斂此十九稱祭服雖多不得盡用至大斂乃盡用之故無算也袍為褻衣外必有禮衣表之不可單露又必有裳乃為一稱也複衣複衾中有綿纊褶則袷衣之無纊者也君衣多故但用袷大夫士必用複熊氏謂君小斂時不以衣擇大夫士人斂乃陳之故曰君無襚大夫士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收謂將斂而用之也必以篋不敢褻也詘曲也列采色之正者褻斂大夫以下皆用袍君雖不用袍而襚谿紵亦不以入生者右衽死則左發于生也故布帶也生者帶為屈紐使之易解死則結之亦不復解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凡斂者六人

胥鄭曰當為祝聲之誤也○天子之喪小宗伯涖事大祝掌斂諸侯以下遞降焉是猶執也界觀喪觀也

侍猶涖也但臨視之不親掌斂士朋友來助斂者士喪禮商祝主斂士舉遷尸凡者通貴賤而言左右各三人故六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一不食

執一作執○遷尸謂斂而舉尸于牀斂牀遷尸牀于堂中及大斂而舉尸于棺也凡斂先于斂牀鋪橫絞加縮絞加紟橫之加衾縮之加散衣加祭服遷尸服上鋪肩夾脛加祭服加散衣以衾裹衣以紟裹衾先結縮絞次結橫絞大斂先祭服加散衣乃遷尸又加散衣加祭服小斂祭服在內以美親身也大斂反之文見乎外也小斂鋪肩夾脛欲正方使易束也大斂無之已正方也斂事煩故袒遷尸事簡故襲斂者必哭哀之也若生平與死者有恩義而來與其執事則亦與其斂不惟哭之而且為之一不食徐師曾曰義隆而哀殺也

右第八章

小斂大斂之事○高閌曰大小斂衣多而求堅則形體深秘使人勿惡也今之喪者衣衾既薄絞冒不施懼形體之露遂稍之于棺乃以入棺為小斂蓋棺為大斂入棺在始死時蓋棺

在成服時而大小斂之禮皆廢矣呂坤曰死者存日從容舒暢而大小斂之束縛亦孝子慈孫所不忍親深宋送死美服稱身端然仰臥務以舒而置以衾棺內容斂以生平衣服盡力塡塞務極滿而實而已愚謂由斂而棺而葬以藏其形由殯而重而主以棲其神蓋死者魂魄既離魂有靈而魄無知魂日升而魄日降聖人明于鬼神之情狀以有靈事魂而使之依託以無知事魄而使之深藏魂與魄各安其所此所以爲智之盡仁之至也呂氏之說則視魄若有知既不可言智而斂之不堅則舉棺易于震動或有慢葬遷葬則會束既解見有敗棺而觸骨反居足後者毋乃以小不仁而適成大不仁者哉抑又見有遷墓者其棺爲白蟻所蝕殆盡而骸骨完固如一蓋其斂先以絲綿裹首至足裹免乃襲衣布衣皆朽惟絲不朽蟻嚙之不能斷故不能入而骸骨卿以絲爲會束也吾家今遵用之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髽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徹帷

主人戶內西面故主婦東面馮奉持服伏之形哀痛之至也袒肉袒也髽子事父母之飾父死脫左母死脫右鄭云士既殯乃脫髦此君禮也括髮親始死時去吉冠猶存笄纚小斂去笄纚著素冠斂訖去素冠以麻自項前交額上卻繞于髻如掠髮為將奉尸髮也士喪禮先括髮後袒此亦疑君禮也髽去纚以髮為大髻親始死時去吉笄猶存笄纚至此笄去笄纚而以麻約之帶麻謂以苴麻為腰帶及首絰婦人重帶故特言帶也房西房也天子諸侯男子括髮免皆于東房婦人髽于西房大夫士無西房髽于室內戶西此亦君禮也既正尸即帷堂至此徹之尸已設飾故也〇按禮有括髮無散髮唐開元禮始有披髮之文然亦編之之未嘗散也宋太宗崩眞宗散髮號擗有司爲免爲散髮之制然于禮彌失矣

男女奉尸夷於堂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

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賓出徹帷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奠儀禮作儐謂陳尸也男女親屬皆親奉之哀(?)徹之心也由外來賓之親厚入臨尸者鄭謂奔喪始至者其在西方孔曰以阼階方有事也君未小斂則奔喪所云免麻于序東矣諸婦本位西方而東向今退近北而南向以辟由外至者也降拜拜賓于堂下也小斂時寄公位門西東面國賓位門西北面君必特拜(?)之也大夫士于卿大夫之弔則每位特拜之于士則總三拜之尊卑之殺也旁偏也言不每位正向之皇甫大夫[illegible]

門東北面士門西國賓之南東面皆先君之臣故嗣君拜之非也況庶也夫人拜賓在西房外南面大夫之內子士之喪皆拜賓于作階之堂上西面主人即位拜賓說而即作階下西面之位也退于東序掩襲袒衣加服帶首絰復卽位踊士先踊乃襲此亦諸矦禮也婦人至此亦皆首經免以布代括髮之麻也詳見小記父之喪大夫以上素皆弁士素貌加絰母則免而加經也小斂之貧在尸東親與執事爲之主人未成服以前帀者素衣麇素鄭謂乎冠盖裘緇衣素裳似未是裼而不襲加免于吉武而無絰主人變服乃出加環絰于免以斂服掩襲其裘又加腰帶若非朋衣則但襲絰不加帶也拾更迭也負者升自阼階主人踊降自西階婦人踊由重南面主人又踊弔者踊是與主人更迭而踊也其踊之節亦三者三賓出主人送此之寢門外前既言徹帷而此又言者鄭謂前徹帷士禮此徹帷君大夫聘恭錯坎之賓謂有奉則褰而上事畢則下之或闈前之徹素而上此之徹閉而下也亦通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下至門男子之事故婦人迎送不下堂即君夫人來弔下堂稽顙而亦不哭非其地也男子迎送皆不出

門。卽有君命迎送出門而亦不哭。亦非哭所故也。○呂與叔曰。祖宏肉袒。今但袒上衣。非古也。邱濬曰。凡五服皆袒。愚按小功以下小斂袒。大斂不袒。詳小記。

右第九節。小斂變服及弔之禮。○襲奠至小斂徹。小斂奠用素俎吉籩吉豆各一。無巾亦無席。

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外宗以下雜記文並同。今刪惟末五字參用本篇原文作亦如之。○子。嗣君。序端。東序南頭。堂廉。堂之廉隅。楹。東楹也。父

兄孔云未仕者以賤故在堂下亦東上也命婦君之世婦
房東房也以尸在阼故出東房商祝祝之習知殷禮者故
事用夏祝哀事用商祝忠質異尚也士喪祝也周禮喪祝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宰太宰也馮必踊以泄哀
也唯舉尸動柩哭踊無節餘皆三者三
世婦不馮卑不敢也此一節諸侯之禮大夫之喪將大斂
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
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
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
之命主婦馮之馮尸不當君所主人大夫之適子出門迎
門東北面以待不哭厭于君不敢伸私哀也不拜恐君之
答已也君行必有桃茢巫祝以辟不祥巫止于門外以祝

主人也擇菜鄭云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釋菜以禮門神而後入爲斯大云儀禮作采此時主人未成服故君不錫衰至門乃釋去采色之服而素服以入則後君既殯而往亦有釋采何不可通祝先入以代巫也君升自阼階西向主人亦升房外南面視斂斂畢卒告主人先降阼階下北面以待君撫尸致其永別之情也主人拜稽顙謝君恩禮之正也君降阼階西面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馮尸降君又命主婦馮尸馮不當君所馮之處以食君也此一節大夫斂而君視斂之禮小斂亦同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士卑故君不視斂若賜則亦視之士之子不升視斂雖大夫也不升馮尸卽送君出此一節士之禮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不撫僕妾嫂不撫叔叔不撫嫂三句雜記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

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凡馮尸興必踊室老貴臣姪娣貴妾其撫貴之也不撫僕妾賤

于賤也不撫叔嫂以遠嫌也不撫庶子以不繼祖禰也士賤故馮及庶子然亦惟庶子無子則撫之有子則否使其子主父之喪故也死者之父母先馮而妻子後尊卑之次也陳澔曰撫以手按之馮俯而就之執一手奉兩手皆持其衣拘微引其衣皆于當心處孔曰馮為重奉次之拘又次之執又次之撫又次之于尊則馮奉于卑則撫執愚謂馮其志進奉其禮恭拘其意親執其情切撫其體隆分有崇卑恩有淺深故也統言之皆曰馮分言之又有異此一節馮尸之禮

右第十章大斂變服父母之禮而馮尸之異禮附見焉○大斂之日胥為縱厥刑陳衣衾幬帷

棺入陳衣具及殯具帷堂遂斂入棺奉殯斂小斂奠大斂之奠用素俎䰍豆二籩無縢者亦二有巾有席始奠于室不于尸旁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斷不聲○木爨鼎之薪角以斟水壺以漏水鼎以溫水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沃之恐水凍而漏遲也司馬親臨縣壺而虞人狄人雍人各供其職諸侯不備官無摯壺氏故狄人出壺官代哭者未斂以前尊卑皆哭不絕聲至此乃以尊卑遞次相代哭前後相續亦不絕聲哀之節也士喪禮小斂乃代哭周禮疏言天子大斂乃代哭天子官多士人少以襯例也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無官但以親疏相代而哭○按代哭之禮所以別親疏貴賤使不淆亦以制哀痛之情使有節今縉紳家僱人號喪曰此古之代哭也夫哀由中發可飾僞乎

君堂上二燭

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燭所燭墳
燭也周禮秋官司烜供墳燭庭燎大燭小墳燭大明燭
小儀禮既夕宵為燎于中庭至曉而日光猶未明則燎而
設燭以照陳饌與陳大小斂之具既殯惟朝夕奠有燭啟
殯仍終夜燎也○按古燭皆以薪脊石然始以蠟代薪故
燭之用蠟
非古也

右第十一章代哭及設燎之事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
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天子親身之棺以水草兕革合為之中貫以漆
其厚六寸次椑棺以柂為之次屬棺次大棺皆以梓為之
共二尺四寸上公無水草有兕革棺三寸共二尺一寸諸
侯無兕棺故以椑為親身之棺共一尺八寸卿無梓共一
尺四寸大夫共一尺士無屬止六寸而已庶人棺四寸會

卑之等也孟子書中古棺七寸與此異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鄭氏定本綠皆作琢鐕音簪○裹棺以繒着棺裏也鐕釘也言君以朱綠之繒爲棺之裏四方用朱四角用綠釘之用銅鐵之釘大夫以玄綠之繒爲棺之裏四方用玄四角用綠釘之用牛骨之釘士無裏也鄭讀綠爲琢琢之釘之也未知是否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蓋蓋棺也制棺之法斲木使方鉤爲牝牡使相交合中以漆塗之則膠固如一矣衽以合蓋者木爲之狀如銀錠謂之細腰江淹云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凡一棺用細腰五十四此謂蓋棺時若旁三衽十旁二衽也納尸于棺加蓋乃用衽亦塗漆于中以泥其縫又用牛皮爲衽處束之亦加漆若天子則五衽五束也士賤故不得用漆○今制用漆上下無等而人子固有惜利儉其親者獨何心哉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鬊音舜綠鄭讀角介

如字○鬊亂髮爪指甲凡平日所遺及沐浴時所櫛所翦皆盛以小囊繫于棺之四角其謂之鬊者君大夫之棺四角皆裹以絲也士則既襲之後即埋于掘坎之坎皆不忍褻褻之餘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周禮舍人共熬穀四種稻粱黍稷每種二筐以二筐當首足餘置兩旁大夫去稻士去粱魚鮑與鱐也腊君用鹿大夫用麋士用兔諸侯與天子同則諸侯之大夫士亦與天子之大夫同所謂經而等也殯時以此置之棺外庶螻蟻食之免侵尸也王石梁曰恐反致蟻不可用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塈于棺士殯見衽君於士有賜帟何權弓塗上帷之輴亦作■輇輴輴輴輴有騆輴春如純○音張自烈言皆一字之異一音之轉也輴亦作錞埒○大斂之日先置棺殯所斂還遷尸柩中乃殯輴四輪而卑有轂無輻以其安固故用爲載柩之車天子畫龍于輴諸侯不畫天子之車任升中諸侯

無册大六就地而殯無事上則于地掘殯其深及棺猶見
棺蓋之上此崇卑異也欑叢木棺旁以爲蔽天子諸侯皆
四周上爲屋形天子四注諸侯三注皆于西階之上大夫
上則近西序之牆大夫欑者三面上不爲屋形亦不得廢
大其塗僅不及于棺上作蜂中但欑木其上而塗之其大
小偏正亦異也幬覆也承覆之小者在欑之內所以覆棺
天子幬幕三重諸侯布幕再重皆畫斧文大夫一重不畫
天子諸侯大夫之幬皆大官幕人供之士帷君賜乃得有
亦不然無幬此又殯之異也帷帷以蔽殯則上下皆同
以鬼神尚幽暗故也孔氏曰朝夕哭則褰之餘則否

右第十二節治棺及殯之事○既殯徹大斂奠設朝
夕奠朔月有殷奠大夫以上有月半殷
奠奠用素器天子十二鼎諸公九諸侯七大夫五
士三朝夕奠如常食設於東壁旣銘其上遂卜宅
作明器作井
梓卜葬日

諸侯使人弔弔者旣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

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去聲○正使在西門之外少西不敢當中避君位也其介自西而東主孤在阼階下西面使相請事于賓不言擯喪無所事于接賓也稱孤某使知適嗣也如何不淑逃君致弔之辭須待也凶禮不出迎使相肅賓入主孤自阼階升弔賓自西階升致弔畢降階而出復就門外之位此致弔之禮○陳澔曰升降不由阼階蓋平常無弔賓時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

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
以東舍未發後放此○含者末介璧含玉琢為璧形分寸
者國遠聞喪後而禮不可缺也若委之殯上即謂之親含
凡初遭喪使大夫受此既殯葬故子親受宰夫太宰之佐
周禮掌邦弔事凡器幣財用待賓客之令孔據後文疑夫
字衍非也執玉不麻故用朝服不可純吉故仍喪屨既取
以東藏之內府
也此致含之禮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
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
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
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
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

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襚者副介左執領襚者西向領在南也冕服重故親執之餘四服則從者執以進而從者受而陳之服以漸輕故受之漸近陳之席上自南而北皆南領也每進必將命故子必拜稽顙致五服畢襚者反門外之位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藏之此致襚之禮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史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者出反位于門外賵音傅陸

云孤下無某字陳從之令按去某字無義史一作使令從鄭說以史爲正○賵以上介其禮更重于含襚矣乘黃四馬皆黃也大路同姓以金異姓以象也輈車前曲木以鉤衡者北輈則向堂矣車馬不上堂故陳之庭中而上介執圭升堂以致命客之史卽自堂下由路車之西以所賵之物若車馬若皮幣皆告也委謂奠圭若皮幣亦奠之圭北

此致賵之禮〇鄭謂自牢下馬也引覲禮路下四亞之證下之爲馬愚謂四古駟通覲禮言路車之下四馬亞之耳考士喪禮君使人賵賓奉幣當路西鄉幣與貨北面致命此上介既執圭升堂故其史由路西以賵告客之史已告故介子以主史之讀賵爲再告也陳謂士喪禮車以西爲上爲死者設此車在東爲助主人而設愚按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荀子賵從以送死則賻以佐生是賵雖送死亦以佐生非如賵襚專爲死者用也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與一作以〇凡弔含賵襚之將命者皆立殯之西南而東北向殯以告圭重故太宰受之璧輕于圭而重于襚故前言宰夫舉此言宰以通之也此承上四節而總言之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

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
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
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
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
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
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
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
送于門外拜稽顙臨去聲○上客正使也臨入視而哭也古者屬紼喪車以備災天子柩在輴上
車在舟中晝夜常二百二十二人執紼諸侯有車無舟執
紼之人各以命數降相執紼助執紼之役也所以戒生臨

以哀死含襚則猶致其物賵則致其情故正使行之其致辭尤重也弔含賵襚亦入門左介䍐無嫌也上客擬與君敵故入門右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攝禮之官先告于嗣君而後納賓三致君命必使復賓門西之位而賓特稱使所爲恭將從其命也嗣君降拜賓主皆升堂而哭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賓出拜而送之主拜謝其辱也不拜迎非以爲主賓之禮行也子拜賓不答拜 其次含襚賵臨皆亦非以主賓之禮來也此致臨之禮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次序也

右第十三章既殯而諸侯弔致含襚賵臨之事○此篇蓋古之逸經小戴收之雜記孔氏曰天子于諸侯含之賵之于諸侯臣襚之賵之諸侯于大夫含之賵之于上士襚之賵之天子于二王後如相敵然則何此篇以推而降殺儀節亦略可想矣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 八八附 主人具奠之禮俟于

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祝視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君弔則復殯服踊或作𨂂非○殷盛也朔夕小奠月朔大奠君將來則具殷奠如月朔榮君之至也祝先升以道君也祝在君之北立于房戶之東負墉南面君即阼階西向示不敢有其室也大夫殯既成服君錫衰弔之擯贊主人庭中北面稽顙謝君之來也稱言舉弔辭也祝相君禮故先踊而君視之以踊君踊

訖主人乃踊不敢與君拾踊也大夫踊畢即陳此所具之賁于殯士則不敢留待故先出門俟君之去若使人命之賁乃反而賁也賁畢俟于門外君去則送之此大夫士所同也不戒則不及其殷賁然君去猶必奠以君至爲榮也見尸柩謂未殯及既殯時既塗則不踊矣君有故不及大斂與殯至殯後來弔主人出絰免而誄衣從不散帶不敢顯君之後時且以君來新其禮也○孔氏曰大斂時禮未成殯事者故君即位于序端既殯禮既成故君即位于阼階按君中臣有常時常禮而既殯而往下篇又有既載而往或有疾及朝會征伐于外與

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夫人弔則主婦爲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婦人無專行故夫人弔必以世子

先世子踊而夫人踊猶亂之道君也婦人無門外之事故主婦迎送不出門喪無二主故主婦拜則主人不拜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大夫君士之仕于大夫者亦以大夫爲君也主人不出迎送避國君也大夫君入即位阼階下西面不升堂避國君也君即位阼階下故主人避位而在君之南北面衆主人南面于堂北婦人即位于房中雖不升堂而虛位避之猶待君也不言大夫君之妻邪其降殺視夫人也是時有本國之君命及同國命夫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則此大夫君必拜之猶君于鄰國君弔大夫之禮而必使主人階北後避國君也然大夫君先弔而後主人拜則亦不嫌于二主矣○孔氏曰大斂婦人尸西東面哀深故不避君也既殯即位房中哀殺故避君也愚按大夫君視士小大斂可放此推之

右第十四章。既殯而君弔大夫士大夫君弔士之禮

○既殯乃成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爲父。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爲人後者。適孫承重者。女子子在室及嫁而反者。妻爲夫。妾爲君。○布帶繩屨三年者。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祖父卒爲後者爲祖母。父卒爲母。爲繼母。爲慈母。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杖期者。父在爲母。爲妻。適孖好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之。報。○不杖期。麻屨者。爲祖父母。爲世父母。爲叔父母。爲昆弟。爲衆子。爲昆弟之子。爲適孫。爲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報。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爲繼父同居者。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厭大夫之子爲子不服。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皆報。厭大夫之適子爲妻。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厭女子爲祖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illegible]厭婦爲舅姑爲

夫之君。夫之昆弟之子。妾爲女君。公妾與大夫之
妾爲其子。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疏衰裳牡
麻絰纓屨無受者。爲曾祖父母。爲[illegible]爲高
祖父母[illegible]爲宗子。爲宗子之母妻[illegible]爲舊
君[illegible]爲舊君之母妻。爲繼父不同居者。寄公
爲所寓。庶人爲君。女子子爲曾祖父母[illegible]婦爲夫
之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爲叔父姑姊妹昆
弟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
子爲適昆弟。爲夫昆弟子之長殤中殤。凡長[illegible]
九月。纓絰。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
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爲從父
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適婦。爲庶孫。爲
人後者爲其昆弟。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
者[illegible]大夫爲世叔父母庶子昆弟子昆弟之
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
弟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illegible]公之昆弟大夫
夫之妻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嫁于大夫者[illegible]

女子爲世叔父母姑姊妹適人爲姪報適人
爲眾昆弟婦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夫昆弟之
女子子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總衰裳牡
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小功布
衰裳麻帶絰七月者爲叔父昆弟昆弟下姑姊
妹女子子昆弟之女子子適孫之下殤從父昆弟
庶孫之長殤公之昆弟大夫大夫之子爲其昆弟
之長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女子爲昆
弟之小爲姪之長殤適人婦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人昆弟子女子子之下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殤凡男子服其本親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
中從下凡婦人爲夫之親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
以下之殤中從下○小功布衰裳澡麻絰即葛五
月者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爲從祖昆弟爲
從父姊妹適人者爲庶孫適人者爲外祖
父母爲從母[illegible][illegible]庶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君之
子爲庶母慈己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公之
昆弟大夫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庶孫爲姑姊妹

女子子之適士者嫁大夫者○緦麻布衰裳深麻
絰帶三月者為族曾祖父母[illegible]為族祖父母
為族父母為族兄弟為從祖昆弟之子為從祖父
母從祖昆弟從父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
之長殤為從父昆弟庶孫之下殤為從祖姑姊妹
適人者報為從父之姑為舅為從母之子為從母之
長殤報為妻之父母為姑之子為舅之子為壻為
甥為庶孫之婦為曾孫為外孫為貴臣為貴妾為
乳母七為庶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女子為姪
之下殤妻為夫之諸祖父母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為夫之叔父之中下殤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妾為
君母之昆弟○練冠緦絰小功麻衣縓緣既葬除
之者庶公子為其妻○弔服緦絰既葬除之者為
朋友○開禮無明文疏有之者父廢疾子承重三
年妻為夫之昆弟大功漢禮有之者為庶祖母承
重者三年唐開元禮有之者為祖庶母不杖期[illegible]
緦服者為從祖祖父母從祖祖姑從祖父母緦報繼
母為長子齊衰三年出母為女適人者大功[illegible]

同婦爲夫之高祖父母從祖昆弟之子外祖父母
舅從母皆緦報朱制有之者爲嫁母期爲父後者
齊衰卒哭乃除女子爲姪之妻小功礁隊適人爲
從祖父母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姊妹之子婦
皆緦婦爲夫昆弟之子婦大功從昆弟之孫昆弟
之女孫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子婦皆緦○周
制齊而居加重者曾祖齊衰五月適婦期衆婦大
功舅甥小功報武后加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朱制
加重者婦爲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夫承重者
婦從服如之婦爲夫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皆
小功明制加重者爲母繼母生母慈母皆斬衰三
年婦從服無爲後不爲後父在不在之等嫡之子
爲庶母期○周制無而唐禮有之者嫂叔小功
報舅之妻緦堂姨舅袒免朱有之者甥婦緦

飾棺君龍帷三池池視重霤四字檀弓振容魚躍拂池黼荒火
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

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不揄絞屬于池下七字雜記魚躍拂池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

褚帾通僞儀禮亦作帷此字誤也齊臍通綏當作緌○周禮喪祝掌飾君卿大夫之棺縫人掌縫棺飾衣柳翣之材士喪禮飾棺用商祝棺必飾者鄭氏曰華道路及壙爲使人勿惡也柳一作蔞柳之言聚也障棺之格衆飾所聚也柳上衣曰褚以素錦爲之象屋之形亦謂之幄褚外有帷象屋之墻亦謂之牆褚上覆曰荒荒之言蒙也蒙覆其上其中隆起如鼈故又謂之鼈甲荒之頂曰齊以其在中若人之有臍也荒之下懸池織竹爲之衣以青布象屋之有承霤天子之屋四注諸侯三注大夫前後注池之數視之士但設前一池而已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繒爲之畫

以揄雉懸于池下天子諸侯褚長丈車行則揄動爲容飾故曰振容士褚短不能振動則直名揄絞也魚銅魚也懸于振容之間車行則魚上拂于池如躍者然黼荒諸侯之荒其邊畫爲斧形其中畫火及黻各三列若天子則其邊而更畫龍及雲氣爲三列也紐系與帷相屬處以紐連之兩旁各三故六也齊高三尺徑三尺餘圜如車蓋以五采褚衣之行列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以交絡齊上也翣形如扇以木爲之漢制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柄長五尺衣以白布而畫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天子八翣畫龍黼黻其氣各二諸侯六翣無龍其兩角則皆戴圭玉也天子諸侯之帷畫以龍大夫但畫以雲氣士不畫遷降也大夫用振容長則疑于君短又疑于士之揄絞故不用明嫌也大夫之荒邊畫雲氣士不畫故直曰布荒大夫有魚無揄絞士有揄絞無魚皆所謂擯而播放而不致也大夫士之紐兩旁各二餘俱組緣之三采纁黃緇也三采一貝此一命之士若不命升無貝也大夫四翣無黼士二翣無黻其所不戴者但引而已不

君纁戴六纁披大大夫戴四前

之羽以爲飾亦遷降也

纁後玄披亦如之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鄭謂戴猶值也連柩束與柳材使相值思謂戴猶起也君之柩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則六紐以絳帛穿紐之中外繫柳骨其形邪起故謂之戴六紐故六戴也披亦絳帛為之孔云以一頭繫纁戴之中而出一頭于外使人牽之登高則引前下阤則引後敧左則引右敧右則引左防傾覆也大夫士皆二束故戴各四而特與其後之色若披則大夫四士二以携分也若葬用輴車四綍二碑御柩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柩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下輴字國字鄭皆讀輇今如字○大夫殯不用輴而葬得用之以喪柩也國車棧車也亦四輪而卑士不得用輴而國車堅厚故用之孔謂天子諸侯朝廟用輴在道用輇至墓仍用輴大夫朝廟用輴在道至墓皆用輇士朝廟至墓皆用軹軸在道亦用輇思謂柩車必無屢易之理孔泥古文有輴輇之異故為此說不知輴輇實一也[illegible]

索屬棺曰紼行道曰引碑植木以下棺者天子六紼四碑裧如翣以羽為之御者執羽裧在柩車前見道路有歎側為左右低昂之飾使執紼者預知之也荼杜預曰脩屬功布以小功之布為翣亦用為飾也出瘼始用之○羅願曰周武王始設翣碑周公始設葬表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無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窆同

作斂按封以高為義者從聿從土諧聲以斂為義者從之從土與窆從從之從穴合意後又加寸則指事也今文遂混為一矣衡橫通咸一作緘鄭讀緘○封下棺也天子葬植八木為四碑諸侯植四木為二碑二木之閒設鹿盧繞之以索以一頭繫棺之緘一頭人負之背碑而立聽鼓者以漸卸行而下別以橫木貫棺束之緘左右扶之備傾側也大夫士則但以綍貫緘而下而已命毋譁恐惑聽也周禮鼓人詔大僕鼓大僕于始崩戒鼓窆亦如之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

筐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天子伯椁諸侯以松避天子也大夫以柏椁無嫌也天子之椁其方一尺孔云疑諸侯九寸卿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其長六尺愚按此自諸侯以下各以一寸爲殺與孟子所云椁稱之異裏椁以繪貼椁之裏與裏椁之制同虡虡也虡筐疑卽魚腊與熬之屬應有蟻侵尸而設故謂之虡筐士遣車不載長無魚腊則無虡筐可知諸侯備禮大夫士各殺其一也柷廣二尺五寸壺廣八寸甒四寸棺間有藏器以器之多寡爲廣狹之度也○鄭俊曰歲久附爲瓮谷有損無益

右第十五節飾棺及葬之禮○將葬告啟期殯遷柩朝廟及祖薦車設朝祖之奠薦馬載設祖奠飾棺柩明器來賵贈賻者皆至以賵贈賻告設遣奠讀誄作謚天子則議謚于南郊諸侯則請謚于天子大夫請謚于君天子分禱于上下神祗諸侯禱于境內山川大夫士禱于五祀包奠領明柩行至國門賵大夫以下則君贈至壙祀于墓左乃窆實明器反哭登封土日中虞皆然[illegible]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雜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小記○報音訃○士三月左傳作踰月蓋大夫死月不數士連死月數之逾數則三月不數則踰月此言三月以多爲貴伸之也左傳疏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虞安也所以安神也虞用柔日內事也卒虞用剛日欲其神之立也士三虞四日大夫五虞八日諸侯七虞十二日天子當九虞十六日卒哭亦用剛日位尊者情伸故日月寬位卑者禮殺故月日促也報急也士三月而葬虞後二日卒哭或有故而急葬亦必于葬日初虞中間據祭至三月乃卒哭天子諸侯渴葬亦必至七月九月乃卒哭以安神不可欲速哀必有漸也○按鄭謂卒哭別有祭敖繼公謂未虞前卒哭非別有卒哭之祭據此則卒哭與虞且異月也鄭得之方苞謂諸侯七虞外間日據祭則遍數祔前兩月不祭則遍數意前三虞與士同其後大夫每月一虞諸侯每月再虞以

按卒哭愚謂國語日祭在殯宮時前此有朔夕奠卒哭後惟一奠謂之祭者用吉器也若月朔月半則有殷奠原無兩月不祭之事亦鄭得之

右第十六章虞與卒哭之禮○卒哭之明日作主祔廟祔竟仍還殯宮既練告當遷于高廟大祥新廟俟時祫新主入于廟乃徹几筵舊廟既練徹几筵祔食于祖廟非也詳見喪義篇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大夫于君所則輯杖于大夫所則杖子適世子衆子下去杖輯杖則專世子也天子之喪三日嗣王杖王后杖祝杖五日六宮之長杖九嬪世婦杖七日百官皆杖

寢門，殯宮之門。于大夫次于門外，夫人、世婦次于房中。嬪
埏之，不以拄地，使人執，并不舉也。去之，并不使人執也。嬪
宮神明所在，故世子輯杖。若來于并，不以入矣。寢門之外
大夫特來，則杖；若隨世子，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
也。夫人世婦即位堂上，使人執，亦以近尸附也。王命去杖
尊王命也。鄉君之命亦輯，未成君，不敢敵也。卜，卜宅、卜日。
也。有事于尸，虞與祔哭祔祭時也。男，男尸；女，女尸。去杖敬
卜與尸也。大夫于君所斷杖，敬嗣君也。于大夫所則杖，同
為君喪無私敬也。○熊安曰：國君女子子未嫁，同子杖，為
他國大夫人不杖，為大夫妻五月杖，士妻七日杖，內宗外宗
女為士妻及君之
女御皆七日杖。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君命棄杖，通嗣子之已為大夫、未為大夫而言。大夫命輯杖，則未為大夫者也。若已為大夫，則敵無所下矣。世婦，君世婦。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

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此士亦仕于諸侯者故其禮皆如大夫也○鄭云定本下如大夫作如夫人謂士之仕于大夫者其妻于大夫之世婦如夫人也禮亦可推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凡子皆杖而不以即位避適子也天子諸侯之庶子不以杖大殯宮父也君也子亦嗣君也其尊遂大夫士之庶子得以入而不以即位父也非君也嗣子亦吾兒也其尊近齊謂既塗不見柩則哀勝敬見柩則哀而敬亦至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小記○祔當作練記者以孔子之善殷之練而祔故謂練爲祔虞祭後不以杖入室練祭後不以杖升堂哀心殺而敬心日隆也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大祥乃棄杖必斷截之而埋于隱處杖于喪服爲重不可他用亦不可使人褻之也

右第十七章。杖之異制○此專以君父喪
言之其於妻子喪者詳雜記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既殯乃食粥財即米也何以盡其數以納之鄭云溢二十兩也爲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孔云律歷志十合爲升升重十兩則溢爲二升楊梧云溢一手所握敖繼公云兩手爲匊一手爲溢徐乾學曰古之一升當今三合食之無算不能頓食頻少進之士位卑婦人質弱故至五日既殯卽疏食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此亦謂既殯以後室老家臣之長衆士衆家臣士無家臣其親屬子姓亦如大夫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

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主人適嗣子諸子而言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惟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不成喪禮之節文不備也君命食之謂大夫大夫命食之謂士及父之友皆不辭重尊者之命也酒以合歡故必辭之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飲酒食粥于盛不盥食于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練小祥一周祥大祥再周也盛謂屬篹竹筥居喪不沐浴故不盥然食粥可不盥取飯用手則必盥矣酒二宿曰醴先乾肉醴酒不忍遽即肥甘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

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一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世母叔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正期二日不食此三不食者旁期及義服也大功未葬緦麻未殯亦不得食肉飲酒必殯葬乃得食飲蓋猶不與人歡樂恩雖殺猶親者屬也嫡長伯父曰世父其妻曰世母故主舊君宗子大宗也四者皆義服其恩輕故食肉飲酒○校母喪亦當三日不食若父在命之食可也

右第十八章飲食之異制○又見雜記喪義二篇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甴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于顯者君大夫士皆宮

之凡非適子者以于隱者爲廬凷塊同楃柦同○倚廬在中門外東方先橫木于地又倚木于墻下屬于所橫之木上覆以苫而北其戶其衆子之廬以次而南若齊衰以下又在其南也不塗但以草夾障不塗飾也寢苫不用席枕凷不用枕也宮之外加帷帳如宮墻也楃之無帷帳也柱楣權木爲柱而寨向所橫木加之柱上以爲楣塗西其戶而加塗飾然亦不求明顯書所謂梁闇柴即楣闇即不于顯之意也天子之廬始即加楣諸侯既葬乃同于天子之梁闇大夫士既葬乃同于諸侯之宮之貴賤之差也非適子則不敢柱楣終于幽廬此又適庶之分也○賈公彥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二門而亦云中門者廢門內外皆有哭位及其門在內外之中非外門內門之中也愚按書延及翼室及出在應門外之文可見天子諸侯亦在殯門外非謂五門三門之中之雉門也蓋是時即殯爲殯宮故即廬寢門外不于門內鬼神尚幽不敢貴之也鄭釋不于顯爲塗之于內不使人見釋于隱爲在東南角不使人悶月忍皆未然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

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練不羣立此與人立猶未羣也言訪問及之政入則任使及之也弁絰帶素弁加環絰而仍要帶孔謂言王事國事者絰禮服王事國事者權制愚按曾子問雜記似此失之太早徐師曾曰此必後儒附會以便其奪情之私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至治壁使白黝治地使黑期而加堊故謂之堊室再期乃更加黝也期則哀殺故可謀國政家事練祭後三日一哭于次大祥後有來弔者入殯門即位乃哭故曰外無哭者禫則有來弔者亦但垂涕洟故曰內無哭者○按禮中月而禫鄭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謂中月即在此月中愚謂中一以上言中

問一世有一以上三字此不言中一以外則鄭所據非也朱子曰喪禮只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當如王說又曰今既定以二十七月即此等瑣細處不須尋討但自致其哀足矣朱葦祥曰三年者期之加隆而倍二十五月則首尾三年故曰再期之喪三年也若二十七月則卒于十二月者首尾且四年是倍禮而亂繆也鄭以父在爲母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據不知毋本三年歷于父而期故十五月而禫以存三年之意耳不當以爲據也又曰居喪不計閏亦不計日如人卒于元年正月計閏則二年十二月已足是二年也如人卒于元年十二月計日則四年正月方足是四年矣先王制禮嚴愼精詳計閏則不及計日則太過者非禮也戴侗曰禫從衣不從示乃除服之名非祭名也禮三年而後葬者必練祥練祥過期不廢則禫在祥後反可廢乎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虞事卒虞曰成事小祥曰薦此常事大祥曰薦此祥事獨禫無辭何也虞祔練祥及他禮儀散見經傳獨無一言及禫何也則禫非祭可知矣三年之喪既虞視齊衰既練視大功既祥則麻衣輕于緦矣鄭謂禫祭乎冠朝服既祭饋衣素端黃裳終月

按之經傳皆無可據何謂祥則除矣而孝子之心猶未已故素縞麻衣終月而除禮不言禫服何時除是禫即除服之名也汪琬曰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之文也唐儒有主二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鄭氏得其中故歷代因之愚謂上古實有三十六月者若周則只二十五月四制所云三年亦謂首尾三年非如唐王元感之說也王肅正鄭氏之違而唐孔氏又推宗鄭註謂二十七月鄭據戴德喪服變除禮今此書無考而小戴記所言二十五月而畢及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魯人朝祥莫歌孔子謂踰月則善是祥祭後即服素縞麻衣踰月即除之而樂作也但父母之喪人子至痛無已古人除服亦謂先王制禮不敢過耳今制二十七月乃畢二十八月即吉縱非周禮于人心獨無悛乎戴氏素縞麻衣之說其嘗但此素縞麻衣即是禫之服又凡變除皆因祭而行不可謂禫無祭但是除服之名也喪三年後葬者必練祥甚不葬不變哀辨之變除大必補行之乃有敘禫只除服自可省也宋氏不計圖之說是

已但公羊傳謂喪數閏穀梁傳謂不數閏鄭志謂喪以月
數者數閏以年數者不數閏是三年與期之喪不數閏大
功以下之喪未嘗不數閏也何休云閏爲死月數非死月
不數恭閏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閏月
未嘗不數若閏當除喪之月則必盡禫而從御吉祭而復
此閏月乃除之是皆不可不知者也
寢從御御婦人也吉祭時祭也祔以前雖同殯合葬異
寢尸與几吉祭乃一尸同几祝曰以妃某氏配二十五月
喪畢可比次婦人使給事于左右然必俟時祫新主入廟遷
乃得復寢若時祭則在禰祭中或時祭當春禴皆不得遷也
廟必禰祭次月當烝嘗禘乃還新主入廟而後可復寢也
○鄭謂大祥則不宿中門外復殯宮之寢吉祭則不宿殯
宮復不常之寢愚謂未吉祭則未遷廟未遷
廟則神猶在人子可寢處其間乎是不敢從期居廬終喪
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
皆三月不御于內降期之服恩本重正期之服情稍輕故
禮異也○呂大臨曰古者三年之喪[illegible]

爲父爲母爲長子爲妻適孫爲祖父在爲母爲妻降服期
禫與他期異者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二也必三年而娶三也畧按儀禮齊衰三年
者父在爲母不言妻齊衰杖期者父在爲母妻妻字別爲
一條不連上爲一何謂父在爲妻杖期父不在卽爲妻齊
喪三年也左傳周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有
三年之喪二鄭氏註謂汲向據喪服傳父必三年後娶而
云然非謂果三年也益三綱者人之大倫故子爲父臣爲
君妻爲夫皆無報服惟長子承祖父之重故爲長子三年
術不繼祖禰卽不得爲長子三年初非報服不得援此以
例夫呂氏之說惧也雜記父在適子爲妻不杖衆子皆杖
母在適庶子爲妻皆杖明制母適母繼母養母慈母庶子
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妻杖期父母在不杖恩謂父母之恩
一也而家必統于尊則父在爲母齊衰卽伸三年父爲妻
杖則適子一人不杖父沒乃伸斬可也適母尊當與母同
繼母恩稍殺矣止于齊衰三年可也慈母養母庶子爲其
母父沒伸齊衰三年父在杖期十五月而禫庶子爲父後
則父不爲妻杖子爲其母杖期十五月禫適母在不禫父

以適母在則杖而俾三年止不禫可也適庶皆子也而宗必統于適則適子爲妻齊衰三年父在不杖期十五月禫衆子爲妻杖期十五月禫父母在止期可也于母父在必心喪三年于妻有子者必三年而後再娶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句小記○期之喪居堊室而父兄不出次其分尊也然不次于外亦惟衆子爲然若爲長子斬則亦出次矣意亦外宮而內塗之歟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illegible]謂既奔喪而歸夫家也期者祖父母適昆弟之正服九月世叔父母衆昆弟之降服禮女子適人爲父母降服期爲祖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適人不降在宗爲世叔父母昆弟服大功適人不再降父母恩重故歸遂餘恩稍輕故歸早也○按禮父母歿不歸寧衛風載馳國滅君死猶不得往赴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則此奔喪而及期九月必父母在者也不則同國不及百里者也然于兄弟惟一奔喪而又既葬卽歸則于禮亦節矣若小功以下皆不得

葬喪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本篇大夫次于公館以終

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雜記○君喪未葬以

敬大夫士無不入臨至于既葬卒哭則都邑之大夫猶留

以俟練而下邑之士于卒哭即歸以治民至于既練則任

政之大夫猶留俟終喪而分職之士可歸其家矣又有親

近之士亦留以俟終喪而不歸者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其所次亦不同也疏與賤者先出以治民理事責與親者

留以衛嗣君而圖國政此內外所以咸理而君亦可以三

年不言也然外大夫士之入臨亦必擇人委之而非

輕棄其守蓋自比長族師以上無不總已以聽故也大夫

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

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庶子之爲大

夫士者遭父母之喪皆次于殯宮門

外至于既練乃得歸其宮然至月朔而殷奠再周而忌日仍

歸哭于適子之殯宮耳[illegible]

情輕旣衣哭可以歸矣○按古小祥太祥[illegible]忌日也蓋祥者吉之義忌者哀之義祥漸卽吉故其服漸輕忌不念哀素服終身不改其義不同故祭亦不同也楊愼以初忌爲小祥再忌爲大祥或從備之食然于義悖矣又按張横渠文集忌日變服爲曾祖父布冠素帶麻衣曾祖妣素冠布帶麻衣祖祖妣同父布冠布帶麻衣麻履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伯叔父素冠素帶麻衣伯叔母及兄麻衣素帶弟姪易褐不肉庶母及嫂一不肉朱子曰横渠忌服有數節令忍難避行唐人忌日服雖令只易以黲素之服可也或問忌日當哭否朱子曰哀至自當哭楊愼曰古無忌祭張子曰廟中不可獨享當迎主出廟設祭于他哭出入告于墓主恐接令日生忌先忌皆祭惟禰生日不可言忌但以殯服謁不祭可也忌日素服以祭是日不酒肉不聽樂

右第十九章廬文之異制而首語動作亦略見焉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雜記○父在斯稱子君薨太子嗣位猶稱子者不忍先君

之公而代之也太子稱子而臣待之如君者已踐先君之位而繼之也子道也臣道也二者各盡而已矣此因前嗣君稱子而言○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春秋書王子猛詩曰閔予小子是王未嘗不稱子也又按未踰年而死史書子卒不言公薨其喪禮無考據三年喪畢入覲于王王猶士服王命之乃侯服世子覲于王下其君一等則襲斂不得用冕服而凡衣稱之數棺椁之度皆下君禮一等而諸臣之服亦皆從臣禮歟

右第二十章世子嗣位之禮○餘詳檀弓下篇

禮記卷六之一 終

雜記 孔本分上篇第二十下篇第二十一蔣本第十一今定為二十二○此篇與大記相表裏凡喪

禮之異宜傳聞之異說節目之瑣屑多在此篇故以次大記之後其附入者亦就還焉中不類者亦出而附之他篇猶前志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檀弓○卜當作僕○僕人

射人平日贊正服位之人師長也周禮大喪僕人射人遷尸自始死正尸及喪斂凡遷尸皆屬焉○湯三才曰疾而扶持薨而遷尸皆僕人射人之職而僕御閽監不與焉是以外廷之人疾則知其疾薨共知其薨使先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篡弒廢立邪謀既定於內而外廷大臣猶未及知奉之事機危迫俛首聽命其爲國家禍寧有既哉

右第一節正終之事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紗內子以鞠衣褒衣素紗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褒音包揄鷂同紗或作沙○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王所加賜之服也揄翟色青而有五色此皆揄于衣以爲章也素紗白絹也凡衣服男必禪女必褖陽奇陰偶之義故后夫人六服皆以白絹爲裏也鄉妻曰內子得服鞠衣其褒衣或初命所賜或特恩加賜也男陽尊在前故褒衣先數女陰尊在後故檢狄褒衣後數下大夫亦謂其妻鄉爲上大夫故別言下僭併

喪大記

復西上復者北面故以西爲左尚陽也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檀弓○君謂諸侯也小寢燕寢大寢路寢小祖高祖廟大祖太廟鄭謂寢卽祖廟之寢恐未然凡生平有事之地皆復焉意神之或在乎此也復人不足則于此復畢又轉之他周禮王府共復衣裳之貴者司服共其

服隸僕復于小寢大寢祭僕復于小廟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綏鄭讀緌屬炎武如字輤音蒨裧[illegible]同說音脫下同○道謂廬宿之處禮館人使自有之故于館亦中屋展危而復廬宿以待衆賓非一人可尊有故不于屋而于車也車轂狹復者止一人鄭云綏旌旗之旄去其旄而用之劉云以綏復象其行以達其志也于是有朝聘而以尸將事之禮焉愚謂周禮夏采之復以綏亦望君之升此車鄭改讀非是輤車上覆也用蒨染之故謂之輤裧輤旁四垂者色亦赤也裳帷帷倒如裳緇布爲之其車之上以素錦爲帳如屋之形以覆尸其上有輤其外加帷輤之四旁則有裧也廟門殯宮之門牆殯宮西牆也方小斂則不毀牆自門而入若既大斂有棺則毀牆自闕而入

此不毀牆未大斂時也鄭謂毀牆撤去緇布之帷荒亦撤周禮殯于西階惟死于外者歸殯兩楹之間不忍遠之也脫輤于門外者入宮則屋覆之無事于輤亦恐輤高而門有閾也○今世死于外不得歸殯但爲路次心何忍焉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使去聲○大夫士而自行朋友既館之則于館復亦使自有之之義也若爲君使則公館復私館不復以從于私好故貶也公宮公所建如齊雩宮滕上宮公所爲公命爲之主如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之類蓋公身命之則私亦公也

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布輤白布不染惟亦白布輤爲之其帷則素錦也車[illegible]

脫輤則帷尸在車上故言載以輲車至作階下乃脫其輴遂以此車殯自作階升猶有其室不忍遠之也凡大斂于作若既斂有棺則入自闕者亦升自兩階舊說至家說輤車易輲車恐非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士輤亦白布其帷以葦席帷以蒲席士賤故尚質也其餘如大夫禮○鄭注曰死者若宗子或尊屬則由中門以入安柩中堂非宗子尊屬各由便門入安柩于所居若居城中門禁不許入則先設于郭外便安處榻愼曰世俗拘于禁忌雖尊親不許入生時出入起居之地死乃不容其入倘可謂有人心乎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小記○銘明旌也天子之旌九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死則以尺易仞天子書于太常諸侯旗皆絳帛畫以采色孤卿旜大赤不畫大夫士物內幅以絳外緣以白不命之士以緇頳末書之凡幅廣二尺二寸除邊幅二寸實廣二尺緇首一尺頳末二尺故曰士三尺也復則稱之銘則書之男婦所同此互

文也。姓若宋子。齊姜氏。若齊高國朱華魚姓其本。氏其支氏有偶同。姓無二本。故必書姓。不知其姓。乃書氏也。然春秋亦謂姓爲氏矣。○孔氏曰此非殷禮周尚文臣不名君愚按復不名。君曰天子復天子至尊也。諸侯以爵繫字曰某侯某甫降于天子也。曰王后復祝天子也曰某侯夫人某氏亦祝諸侯也。士大夫妻者繫夫爵而稱某姓至於書銘。則皆書爵而繫以名曰天王某某侯某以正終也李奚乃諱也。婦人從夫爵而繫以姓氏若王后季姜魯侯夫人孟子。無爵男子書某姓名。婦人某母某門某氏字可也。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父兄命訃者

檀弓○飯貫米于口也。設飾襲而設冒也訃往告也。生有恩義死往告之貴終也。父兄命之者。孝子悲哀迷亂。有不及詳。故父兄代之也。餘竝見上篇。○鄭謂大夫以上。父兄命之。士自命之。愚謂孝子哀迷不暇。即士亦父兄命之可也。若臣訃于君則子爲親命。凡訃以主喪名。子喪以父。妻喪以夫。母喪以適子。令繫偏列諸子或以孫付名非禮也。古惟子訃于諸侯不名。諸侯非同盟不名。其餘皆名。今世死告稱字號。愚謂

父主子喪則子名訃于尊者亦亦名父兄喪訃以爵字自敵以下皆字可也

右第二章 復之事末二節所謂復而后行死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貝介蟲水陸皆有之古者以貝爲貨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五品夏用玄貝殷用紫石周兼用貝泉至秦廢之周禮惟士用貝此疑夏禮也○家語孔子含以二貝家貧以錢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于上陳作之上率繂同○卷衣上公命服以此親身玄玄端玄衣朱裳齊服貴賤日燕居服也次朝服緇衣素裳視朝服也次素積皮弁之裳視朔服也次纁裳冕服之裳或鷩冕或毳冕之服也次爵弁服玄衣纁裳獨二通者以始命之服重之也次玄冕服亦玄衣纁裳冕服之終也外加褒衣特在上衆之也朱綠

帶雜服之帶或曰帶之小者以緅衣紕生用素襲用朱綠變于生也巾垂也率帶卽大帶重加于朱綠帶之上惟用襲帖之而不紳者亦變于生也士喪禮緇帶此言二采其天子之士歟○鄭云襲其服非襲其冠家語孔子襲冠章甫之冠是襲有冠冕或取其最貴者用一歟

公襲無袍繭本篇陳本逸○大夫襲衣少則用之公不用也孔曰襲槨尚不用則小大斂不用可知

右第三章含襲之事

天子棺椁九重衣衾百二十稱上領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二重衣衾三十稱凡衣緇袷備爲一稱子制逸文見白虎通○九重棺四椁五五重棺三椁二三重棺一椁一二重棺一椁一也公有兕棺牛重不言畧之也衣衾大斂所用余止二而此連衣言之便文也上領以領爲

上也衣有表裏曰袷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椑弓○水牛兕牛其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被合也以水革二合之兕革二合之中濫以漆又以水與兕合之後灌以漆其厚六寸為一重若上公止有兕棺三寸耳杝白椵也樹似白楊材亦耐濕以為椑梓文梓樹似楰楸疏理白色為木之王一為屬棺一為大棺皆周上下四旁皆備若椁則下有茵上有抗席惟四旁周耳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革杝二棺備之孫矣椁梓至崩乃命山虞度材祀年也張大而無實曰廢木必百年乃堅實可久則斬以為棺若實不至百年而虛張其數則斯矣故必誅其人也鄭謂百祀畿內百縣之祀必取祀木者賈瑒言天子德著神明存則人神均慶歿則人神等哀也愚按致木而不至虞人之罪誅之可也并廟祀廢之神何罪乎其說可疑不敢附會

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

君通公以下

者諸侯出疆必載椑以行故即位即爲椑喪具君子恥具。之至也歲一漆之則極堅厚而可以久矣

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以上檀弓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冒死而后制王制○樹材難得必積歲而成其制稍易若絞紟冒則一日二日而可爲者也在子孫見年之日高因宏漸備而紟冒之屬亦不忍爲若君子而豫計之則無任重道遠之志而可恥矣○覲君若即位爲椑則知秦皇漢武諱死之愚觀君子恥具則知莊列樂死之妄皆非生順沒寧之義也

不能四章治棺槨衣衾之事

凡君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于其君

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適子與嫡同適者與敵通○不祿言未終其天祿士曰不祿而君大夫訃於敵以下稱之謙也士避君大夫故訃於敵亦稱死死諸侯不名訃於同盟則名親之也某死之某死者名臣某之某某大夫名使某之某使者名實實讀予謂周秦聲假思謂如秦使黔首實田之實朋具其死

之日地而末訃也

右第五章訃告之事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檀弓○鄭曰絰字衍紂緇同○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此但聞訃不見尸柩故不服絰衰而但爵弁稱衣以哭若諸侯丁其臣必往弔即不見尸柩亦弔服而哭在國親也哀戚之事不可虛言使有司非也食不用樂哀之也使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檀弓逸文見白虎通○離鄭本作罹亦然某字○此傷死之辭而亦謂之弔統辭也

右第六章天子聞諸侯訃及遣弔之事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後路貳車也冕服亦

裨冕也。先路褒衣。天子所命。故不敢以襚與人。鄭云以彼不用之爲正也。輅當言賜而言襚。蓋統言之。

右第七章。諸侯相賵襚之事。詳見上篇。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誄累也。累列生平善行以稱之而因以爲諡。誄君所施於臣也。天子受命於天。故對南郊而誄諡。諡稱天以誄之。若諸侯必請諡于天子。而天子誄之。○大夫必君誄而君諡之。柳下惠其妻誄之諡之。此私誄私諡之始。

右第八章。誄諡之事。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本篇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大記本篇此士壹問之句○鄭大夫士與國爲體。故疾必問喪

必哀而多寡異者才德有大小位有尊卑要各稱其情也問之無算必才德兼隆或兼師保者也三問一問則定禮所在而白虎通言士再問則亦有隆殺于其間矣　君于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于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于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于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于諸妻爲之賜大斂焉于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記○世婦大夫在朝者之妻外命婦大夫在都鄙者之妻諸妻則大夫妾之未命者或曰世婦君世世婦外命婦大夫之妾諸妻世世婦之娣姪愚謂娣姪不可稱妻恐非是禮有常賜則加一等也○熊安曰于卿小斂焉爲之賜未襲而往孔氏曰夫人之姪娣與世婦同

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位近則哀長位遠則哀殺也

右第九章君弔于臣隆殺之節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本篇君弔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本篇逆文見白虎通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檀弓君若載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君必視斂而臣不敢必君之至先鋪斂席君至徹之俟君升復鋪以斂衆君之至復新其禮也若君既殯而來弔主人迎之不哭至君君哭乃哭不敢以私哀溷君也相儐君之命請以承助喪事則主人拜稽顙以謝君之臨君仁臣恭各盡其道也若君告啟期于君而君以他故後至柩已朝廟起行則君位柩車之東主人位柩車之西東面拜君退立廟門之西北面哭踊成禮踊畢即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留也君命反于喪所乃設奠以告柰君之至特舉其禮也

禮凡弔必貧或曰卽祖貧也○此臣受君弔之禮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檀弓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士當斂時而大夫弔則使人謝之異于君之至而徹斂也若斂時當袒而大夫適來雖當成踊必絕止之而出拜大夫既拜乃反位而改成踊而襲初袒之衣亦尊大夫之至而術其禮也若斂未畢而士來弔則其禮殺遂畢斂成踊既襲乃拜之異于大夫之絕踊而改成踊也○此士受大夫弔之禮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本篇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檀弓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啟將葬而開殯也主人袒括髮散帶正柩兩楹間有相其禮之賓皆降拜之卽位踊乃襲言當小斂大斂啟殯之時有自敵以下之賓來弔雖不爲之輟事而出拜然當事畢亦必卽堂下之位而徧拜之不以賓之衆而畧也則

當大祥以前喪服未畢有來弔者亦必爲受弔之位而哭
拜踊不以弔之遲而殺也唯主喪之適不在則庶子不敢
代適而受弔卿大夫居君喪又有親喪不敢受
他國賓客之弔已家統于適國統于君故也

右第十節大夫士受弔輕重之節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唯天子之喪
有別姓而哭

檀弓○卿大夫士名達于君謂之達官以親
府史胥徒則爲官之長府史胥徒但服斉衰
三月而不杖其長則皆杖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會哭
但諸侯之喪止序以爵子入則卿大夫序入以俟士畢入
乃踊益踊相親爲節不可或先或後也唯天子之喪不徒
序爵而必以同姓異姓庶姓相從爲哭位蓋周之宗盟異
姓爲後庶姓則爲後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奔喪○凡夕哭不踊不數
朔哭無踊者亦不數始死襲小斂大斂哭踊凡四天子七
日而殯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是九也諸侯

五日而殯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則七大夫三日而殯加二日哭踊則五士雖不踊惟始死小大斂爲三也若臣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爲位而哭其數亦如此○按士喪禮襲無哭踊而問喪篇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豈士襲竟卽小斂故合爲一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居間凡哭皆以踊計此後言之則賓主之節也不言天子至尊無與爲賓也凡踊之節主人則子先踊次婦人踊次賓踊是婦人居主賓之間也士賤疑有異禮故申言之凡踊皆三者三○二五之後于閒爲客疑亦婦人居間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檀弓○自始死至啟殯晝夜之哭無時如欲使父母聞其聲而反者然迫切之至也既虞但朝一哭夕一哭則有時矣鄭謂受使而出反必祭哭使父母知其反似非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國有大祭祀則禁哭然臣民朝夕之奠卽位而哭自若其常但不使聞于外而已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小記○有弔賓至則

闕殯宮之門以受弔朝哭夕哭亦然若無時之哭則止哭于廬次以鬼神尚幽闇不輕開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鬼神尚幽闇故設帷朝夕哭則褰之見殯如見親也既葬則無柩而附廟之後主亦在室不在堂故堂不必帷矣

右第十一章 記哭踊之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王制○凡殯葬除死之月日不數左傳士踰月言除此月復踰一月之外若通首尾計之則亦三月故此統言之也位尊則用物多而難備故其期遠而難集位卑則用物少而易周親友亦近而易集故異其期如此 天子之殯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栢椁以端長六尺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

天子之禮也。檀弓○天子殯以龍輴載棺綍尸柩中加蓋加衽加束衽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栢木之頭以爲椁其長六尺菆聚也以猶如也葬時有椁此菆木以障棺義與椁同故亦名椁既菆木如椁乃于其上加斧文之黼幕以覆棺復菆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illegible]

侯升正柩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既殯至葬則啟殯奉柩朝于祖升自西階停柩兩楹間而正之其柩北首也枚如箸銜之以止諠司馬行司馬上士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介衆也匠人掌道塗知險易故使執羽葆以御馬○上天子止言殯此諸侯止言葬亦互文以見法

大夫之葬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在廟曰綍在塗曰引亦互言之執鐸蓋家司馬御柩亦匠人也天子喪祝御柩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其宮及出

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檀弓○疏告殯期于君君往弔既弔孝子于殯宮而柩將行念其平日勤勞于國使人引之以致其隆重之禮而又不忍其遂行故三步而止以致其繾綣之情如是者三義之盡仁之至也傳謂引以奔孝子之情未是孝子于君退後其來柩朝廟及塗次齊停皆如此三步而止三步而行不忍親之遂行以從君之禮也孔謂君來弔遇或已出宮而朝廟或已發引而在塗其命引之亦如此亦通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禮弓○不以民之之發而忍之也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終夜燎燎遷柩之夜設二燭于殯門外光明達旦乘人衣乘使人挽之專道而行柩不避人人避之也此三者自天子至士皆同君燭及人之數則各有等矣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

士制○上封窆同○封下棺也庶人無碑但以繩縣而下不為雨止謂既發在道時封築土為墳也天子

封方高一丈諸侯八尺大夫六尺士四尺天子樹以松諸侯栢大夫栗士槐皆以崇德而報功庶人卑賤無可崇無可表也○按春秋宣公八年葬敬嬴雨不克葬左傳曰禮穀梁曰非禮胡傳從穀梁然謂此明言庶人不爲雨止則士大夫以上當爲雨止矣士喪禮潦車載蓑笠則天子諸侯備具可知備具則雨中可以止故雨而葬則嫌于急葬也庶人具不備雨則人將散而歸故雨而止則嫌于不葬也孔氏曰廟中末發大夫庶人皆得以雨止一

易墓非古也檢方○易芟治之樹神以廟墓無事也或曰易改也徹焉以入土爲安不安改易○按古無墓祭謂神要不在于是而曾子則爲言宗子去國庶子爲壇望墓而祭朱子言始祖無廟者想只在墓祭是墓亦可祭但有所者不當復祭墓耳又按祖父體魄既安後人以從俗富貴之心應行遷徙惆爲不孝然果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潮池所侵亦不得不遷禮改葬緦朱子曰改葬先告廟後告墓乃啟墓改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右第十二章殯葬之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檀弓○君褒謂內諸侯公專外諸侯互文也車遣奠之車形如車而小藏包奠牲體置之椁內四隅者禮十六歲以上爲長殤十二歲以上爲中殤八歲以上爲下殤明大功中從上小功緦中從下無爵者無遣車而殤得有之以父與之也王太子九乘長適未立七乘餘適子五乘降殺以兩故君公之適長三乘庶長一乘也大夫又降一等凡無遣車者但包之納于棺中謂之苞而已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蔽置于四隅音鄭讀障或如字○牢具羞饌之牢如其命數遣車亦然也遣車之上疏布爲輤四而設蔽亦因爲設焉○按遣車服皮云如命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鄭云喪禮貶降不以命數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大夫士同孔云大夫士元士一乘中下士及諸侯之士皆無之愚按復之人數襲之衣數皆如命數且此明言視牢具安見不以命數行天子之元士視子男中士視諸侯之大夫可諸侯之

大夫五乘而天子之元士一乘中士無有乎意天子之卿六命視侯而七大夫四命視子男而五元士同之中士與諸侯之大夫三下士與諸侯之士一視命數有加無減故曰葬奠加一等也諸侯之士當一乘而既夕禮但言乘二或以車少故畧之苞多故記之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若乘車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稾車用馬二匹輴車則人引之既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說薦馬日仄祖奠又薦馬明日遣奠又薦馬此謂遣奠時薦也在設奠前薦馬在設奠後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而薦馬者即當此哭踊時出也言哭踊薦馬者出似既哭踊乃出言薦馬者出哭踊似因其出而哭踊彼文如此包奠取遣奠之牲下體包裹而置之遣車以送葬也書則書遣書也則書記賻賵之物書于方遣書記明器之屬書于策至此主人之史柩東西面讀之以告神也若公史則西方東面而讀之○按遣車牲體鄭謂天子諸侯大夫皆大牢三牲士少牢二牲每牲取三體前脛取臂臑後脛取骼陳謂天子以所取九體分二十七段

諸侯分二十一段大夫分十五段士以所取六體分九段每三段爲一包每車載一包孔謂諸侯七包每包中七个以九體分四十九个大夫五包每包中五个以九體分二十五个愚按檀弓上乘七个大夫五乘五个則陳謂一个卽一包者得之或分段如孔所云特不當以一段爲一个耳又按天子有馬牲則十二車孔必附會鄭氏云馬散附九車亦非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既祖奠公賵賓客賵皆奠于載左及廟門公又使人贈賓于棺蓋賓贈惟玩好無常公賵大夫玄纁束馬二贈大夫皆玄纁束五匹爲束玄三以象天纁二以象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尺謂之制幣今魯人知狹如此不誠而非禮矣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木篇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見小記○甒音武衡讀桁見音鍊○鄭曰此葬時藏物也稻醴以稻米爲醴甕以盛醯醢甒以盛酒醴筲以盛黍稷衡大木爲之置于地以皮覆甒之屬見棺外飾也

折亦木爲之直者三橫者五形如牀而無足以承抗席亦謂之承席言在椁內見外之間先置折于地實甕甒筲諸器已畢于椁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抗抗木爲一重又加之如椁之數如椁五重則折抗亦五重也器明器用器也用器在兒內明器在見外凡賓友所贈皆陳之而納于壙者有定數則多陳而少納之可也若所自作則于禮有限郎少陳而盡納之亦可也陳謂朝廟時陳于廟門內之東及葬則陳于壙前之道東

右第十三章遣車賵賻明器之事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本篇附葬不卜宅小記○上大夫以上用卜下大夫以下用筮而士喪禮于日用卜或通之也劉氏曰大宗人郎都宗人小宗人郎家宗人掌都

家之職者孔云卽大宗伯小宗伯皇云皆其君之職來聘
喪事懸按儀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云族長有司掌
族之親疏者是此宗人皆家之有司孔說非也相視其禮
卽涖卜也命龜告以所卜之事卜人卜師也作龜灼之宅
葬地也麻衣制如深衣以布爲純緣皇云布衰三升布爲
衰長六寸廣四寸緣麻衰當胸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
四寸當背布帶以麻布爲帶紕皮衰爲吉故謂之吉服緇
布冠吉冠也不純不純吉也占者審兆故服獨吉史亦家
之有司練冠縞冠也長衣制如麻衣以素爲純緣筮輕故
不用衛布冠而用凶冠占者亦不用皮弁服而用朝服也
祔葬不卜以前人卜之已吉也○凡卜有主人有涖龜有
命龜有作龜有占兆筮有主人有命筮有述卦有占卦大
約宗人及史皆家臣故有服卜人占者非其臣故無服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

葬日必虞故祭吉虞士喪禮筮宅命筮者在主人右曰哀子某爲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

無有後艱卜日宗人受涖卜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子曰哀也若夫則曰乃夫卜葬其妻某氏兄則曰兄某卜葬弟仲子若叔子某自虞以前爲喪祭稱哀卒哭以後爲吉祭稱孝卜日與隮祭一也○按五代劉岳書儀父亾稱孤母亾稱哀溫公文公沿因之楊愼謂孤者幼而無父之名只稱哀子爲正今俗相延以別父母且從無害虞兆隆云不如父母亾俱稱不孝子則既變俗又非復古不如循俗也

右第十四章卜宅卜日之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既葬各以其服除檀弓重既虞而埋之卒哭而諱木篇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檀弓○旬十日也布猶備也材謂椁材明器若用器弓矢耒耜敦杅槃匜祭器俎豆樂器琴瑟笙竽役器甲冑干笮燕器几杖笠翣之類皆備也既殯夕哭斬衰三升者受以成布六升

冠七升男易腰絰女易首絰皆以葛衰四升者受以成
布七升冠八升大功受九升小功受十一升緦麻免緦衰
麻衣竟除也重木爲之鄭云士三尺孔云大夫當五諸侯
七天子九鑿之有孔褚橫木焉聶崇義云天子四孔四橫
諸侯三大夫二士一孔一橫樹之中庭近南以葦席置其
上而束以篾冠橫繫以二鬲皆盛粥焉天子八鬲諸侯六
大夫四士二鬲也以繫重鬲故謂之重既復作銘先以竹
杠懸之置西階上既襲置銘于重既殯復設柎樹之肆東
既啟仍置于重朝祖重先柩從正柩兩楹置重中庭如初
既祖祝取銘置于茵既遣負銘人抗重倚之道左柎虞卽
埋之宰夫掌喪之戒令者故謂舊諱諱多則難避五世親
盡故高祖之父不復諱也寢門路門庫門諸侯外門若天
子則當至臯門也○按溫公束帛代重謂之魂帛朱子謂
合時之宜不必泥古而改爲結帛以象人形吳叔請魂帛
非貧者所辦網以他用不可埋之亦恐爲人所竊不如置
重爲是愚謂重以置銘旌其曰主道者以銘旌書死者之
名字而倚于重則重猶主而銘猶主之有題所敬在銘旌
不在重也故虞者過重前而主人踊乃觀銘旌而踊也柩

朝廟而重先乃以銘旌先也親復即置銘于杠而重猶未
作既殯置銘于肂而重置中庭既遂置銘于𦬆即抗重而
倚之道左則非以重代主可知若重果代主則朝夕之奠
何不于重前祥車之載何不以重行耶今俗以杠懸銘旌
至葬不易則重與魂帛不作可焉又按禮虞而作主左傳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云大
夫士祔無主崔靈恩云但以幣祔祔竟即還殯宮至小祥
入廟溫公束帛疑亦本之崔氏但崔謂以帛代虞主非代
重也溫公束帛于靈座在未葬前題主于墓上在未虞前
皆與古不合然墓上題主深得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義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楊信齋朝祖遷轉甚難欲代以
魂帛恩思奉柩實難魂帛又可奉不敢且劉炫言主不再作
栗以公羊為非則今即作木主以依神將葬奉主及銘旌
告廟既窆以銘旌置柩上而題其主迎精以歸可也若必
如古之虞而作主則但以
復衣依神可也詳見喪義

右第十五章葬虞卒哭之事

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服問○夫人妻適妻也三者皆正故主其喪大夫士亦然而特言君嫌君尊或有異禮也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奔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父惟主適婦適孫之喪若命士以下父子同宮則雖庶子妻子之喪亦父主之家統于尊也父沒雖兄弟同居亦各主妻子之喪不相統也親同則長者爲主如皆子也而親之喪適子主之皆兄也而弟之喪長兄主之亦統于尊也親不同則親者爲主如妻子之喪各主之從父兄弟之喪其長兄主之亦不相統也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小記○男婦同宗之婦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如父母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若無主後而使人攝主則亦必以親族爲男主宗婦爲女主不使宗女者婦道外成故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

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

大記○非大宗不立後故有無後者若無主則得罪于賓矣若絶無親族可爲男主宗婦可爲女主不得已而男主拜女賓女主拜男賓權也男主在寢門內女賓在堂上男賓在堂上女主在阼階下雖代之猶避遠也男主拜男賓于阼階下而女主代男拜阼階下女無嫌于代父且變于男子之禮也饋奠之事不可缺故爲後者在外必有以攝之貴賤之等不可踰故攝主不可代有爵之拜也竟內近其歸有期故俟之竟外遠其歸無日而喪柩不可久淹則殯葬可也○朔曰男主拜女賓女主拜男賓皆不哭擗禮有饋奠之主有賓客之主饋奠統于親賓客統于爵又按爲後者在外猶殯葬則人子在家無故而久淹親柩其罪不亦甚哉

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小記○士喪無主後必使士主之大夫不

主不以尊主卑也大夫無主後必使大夫主之士不主不以卑主尊也唯宗子尊故猶可以攝大夫之主若大夫則斷不可上士矣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命士以上主適子之喪以下并主適子庶子之喪而亦有弗能主者則子爲大夫也蓋喪用死者之爵禮惟大夫之適子得服大夫之喪服行大夫之喪禮若以父之士主之則比于子之以士攝大夫若竟用士喪子禮則嫌于以臣貶君之命爵也故弗主而使其子主之若無適子則以庶子後之并無庶子則以族人當爲後者後之以大夫不可無後也既後之則亦服大夫之喪服行大夫之喪禮矣○楊曰父士行大夫禮是攝自爵也以士處子是攝貶君所爵也以士自居以大夫處子是以父居于子也三者皆不可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喪葬之奉至虞而終死無後而無服之兄弟來主其喪必爲虞祔之祭葬不可以不終也若緦小功者爲主則練而後止矣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

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小記○三年者妻與子也妻不可接賓而子又幼不能爲主以大功之兄弟來主其喪則必終練祥二祭而去若朋友則虞祔而已舉大功則期親更可知若小功以下練而止○按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此主無爲拜者也若全無族姓則婦自主之拜男賓于阼階下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小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虞卒哭之祭祭婦故其夫若子主之祔則祭舅之母故舅主之妾常攝內主故夫主其喪其祔自主之以祭于祖廟也若至練祥皆不主其祭殯與祭皆不于正室終不比于正適也○若妾不攝內主則不主其喪主不得祔廟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其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

祔于夫之黨。祔一作附，後同。○周禮六鄉二十五家爲閭，閭胥上士；六遂二十五家爲里，里宰下士。又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尹，祿如庶人在官，此通言之也。婦人外成，故必使其族，無族亦必使異姓也。里尹主之，不忍其疏也。然至於近鄰里尹可主，則本族亦可主矣，而要必祔于夫黨，婦人內夫家故也。○鄭謂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其君爲主，則君主之，亦斯義也。愚按儀禮姑姊妹適人無主者服期不降，則主之亦斯義也。若里尹主之，必其近附本族皆無人可，不然此窮民者豈有他里之里尹來弔，憂其不敵而以里尹主之乎。恐與君爲主之禮不同，疑。

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君臨臣喪，主人必拜稽顙，或無人主後，或主後不在，則死者之朋友與其州里及守舍之人皆可攝主以拜，君尊不可無拜者也。輔氏謂往拜君門，疑非。

右第十六章。立喪主之辨。○賓客尊主之，饋奠親主之，祭之祔尊主之，虞練祥親主之。有主其喪即主其祭者，有主其喪不主其祭者，隨宜酌之可也。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小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周禮因拜先稽顙後拜齊衰杖期以上行之吉拜先拜後稽顙齊衰不杖以下行之尊親莫隆於父母故稽顙長子正體故稽顙若齊衰不杖期以下不稽顙矣而亦有姊無主而我主其喪而大夫來弔不敢以輕禮待之故雖緦麻之喪亦稽顙婦人以夫爲夫故夫與長子之喪必稽顙其餘卽父母亦不稽顙也若本稽顙而有時不稽顙既不稽顙而又有時稽顙者如妻之喪本杖而稽顙若父母在則不杖不稽顙父亾母在則杖而不稽顙蓋避婦之喪父主之故壓而不杖母不主喪故可以杖而猶不稽顙以避尊也然母在固不稽顙而或以賻贈之禮來則亦稽顙以拜之其恩重也○若父在雖贈不稽顙

右第十七章稽顙之節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小記○苴黯也斬衰苴絰故謂之苴杖杖重則離攜故用竹桐竹虛而削輕也父爪竹者圓以象天父內外有節且貫四時不敗也母削杖桐杖須削之使圓孔氏云削之使方以象地見內哀同于父而外無節且過秋則凋其久亦半于竹也其大各視其腰絰其長皆與心齊皆下本或曰竹取足桐取同也

庶子不以杖即位小記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本為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小記○父母之喪適庶子皆杖但適子以杖就朝夕哭位則庶子至門外去之下適子也父厭子祖不厭孫故凡子死孫皆可杖但父主適子之喪則父以杖即位其子遂去之不敢與祖同也若庶子之喪則父不為主而其子得以杖即位矣舅主適婦故其夫不杖若庶子之妻則舅不為主而其夫得以杖即位矣○按儀禮齊衰杖期條為妻不杖期條大夫之適子為妻傳曰何以不杖父在也孔疏曰父母在庶子為妻杖以即

適子亦爲妻杖是爲妻不杖惟適子父在其今人但言父母在不杖不言適子庶子之分舅在與舅亡姑在之異亦昧于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禮矣

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小記○父主適子之喪則父爲外主母爲內主其妻不爲主矣而必杖者婦人從夫必斬衰苴杖姑不得而壓之也父爲長子斬衰苴杖而母爲長子止齊衰削杖者母之爲子不得重于子之爲母也婦人受重他族故雖在室亦不爲父母杖惟無兄弟而但使同姓爲攝主則女子子之長者得一人杖以申其哀也○按斬衰條傳婦人不杖不能病也而大記有夫人杖之文鄭謂不杖者婦人例爲童子若既笄則杖恐謂婦人爲夫子則杖外成也未嫁爲父母不杖未成也經傳無未笄未許嫁爲父母不杖既笄既許嫁爲父母杖之文鄭似鑿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爵謂

貫鍥義上營○輪人車工也斷分也鍥迫也以杖穿車轂中而轉其輪以爲戲褻慢甚矣故奪其杖○喪服傳曰杖者何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然則古賤者不杖矣謂有爵而杖如子武叔恐未然

右第十八節杖之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犆特也祫虞祝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下大夫則牲曰剛鬣三虞曰成事祔祝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其身不寧用潔牲一元大武潔粢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下大夫則牲曰柔毛也女曰皇祖妣某氏子婦曰孫婦某于皇祖姑某氏上大夫以太牢祔則天子諸侯更可知下大夫以少牢則士亦可知矣○按祔禮有卄一是天子諸侯大夫祔于祖廟一是天子諸

侯之衆子不得祔天子諸侯之祖以長庶爲宗而祔之一是無子而祔食于祖旁一是長殤祔食祖旁一是夫在而妻祔于祖姑一是夫死而婦配食于夫一是諸侯大夫妾立廟而妾主先人夫祔于妻一是妾死而祔于妾祖姑一是無妾祖姑而妾祔于女君一是女死及嫁未三月還祔于祖母

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于士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于諸祖祖姑姑亾則中一以上小記○亾無適○孫卑不敢祔于祖而祔祔必以其昭穆之尊者恐卑其祖也孫貴而可祔于祖之卑者不敢自尊而卑其祖也祖爲國君不可祔則祔于祖之兄弟無兄弟則祔于其兄弟之疏者其妻之所祔亦然姑無謂祖姑存或被出也中一以上附于高祖姑中間何祖姑一位所以然者昭必祔于昭穆必祔于穆男女皆然不可亂也○按天子之庶子始封諸侯之庶子爲大夫皆得立廟不必祔廟此言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

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或始命尚未立廟歟公子祔于公子大夫大夫祔于士士不祔于大夫祔于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祔于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公王

以夫所謂大夫者而言公子之祖爲君則公子不敢祔于祖而祔于祖兄弟之爲公子者不敢戚君也大夫之昆弟皆爲士者而言不特大夫士與諸侯尊卑闊絕而不敢祔卽士亦不敢祔于大夫而必祔于大夫昆弟之爲士者以其分也若無昆弟爲士則于再從三從又無則中一以上雖王父母在而孫死時無可祔而祔于祖之昆弟及中一以上其必從其昭穆者亦然夫存而婦死則祔于祖姑夫死則祔于夫矣或夫死在三年之內雖祔廟而主未遷則但祔于夫所祔之妃遷廟乃偕入也或夫所祔無妃則或于尊從或中一以上其從昭穆者亦同也妾必祔于妾以最

適妾之辨也○孔氏曰妾母不世祭子孫否則妾無則當是爲壇祔之

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

小記つ三人一正二繼也親者舅之所自出○按張子言祔只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程子祭儀配止正妻一人若奉祀者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朱子云程說恐偏張說亦拘唐會與適母無先後皆並祔合祭只從唐人所議爲允又按祔于親者祖繼姑則可若爲妾祖姑則不可

妾祔于妾祖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

女君適妻也妾必祔于妾祖姑正也然或祖姑羣從及高祖皆無妾可祔則遂于女君祔之生既相依死亦可相祔亦禮之變也妻之姓與夫同妾當降一等不可以妾之姓祭女君故易而從女君之姓可也若女君未死而祔于適祖姑亦易牲○鄭以此女君爲適祖姑恐未是

士祔于大夫，則易牲。

上必祔于士正也然或祖之羣從及高祖皆無士可祔則易大夫之牲以祔于大夫之祖亦禮之變也つ若天子諸侯貴至絕族則無易牲以祔之禮喪畢則立廟以祀可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以大夫牲上偶小記

凡婦人從夫之爵位夫未死妻必祔于祖姑不先入廟禮也然或諸侯之庶子始爲人夫士或大夫之庶子別遷他國無廟可祔而妻先死必用大夫士之禮先立廟祀之故有祔于妻之禮亦禮之變也若妻卒于爲大夫之時同宮用大夫牲矣而後大夫或黜免以死則祔于妻廟惟用已當用之牲不復用大夫牲也若未嘗大夫而卒則妻因未嘗用大夫之禮而夫既爲大夫則以大夫之牲祔焉妻從夫夫不從妻生之爵位然死之牲亦然若大夫先死而妻祔皆以夫牲更可知矣○按天子之庶子始封爲諸侯而夫人先死亦當立廟大夫之適子孫遷于他國得以廟行不別立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于王父也依鄭讀由今如字○孫必祔于祖正也尙祖死而未練祥則祖雖言祔于高祖而其主猶反在殯宮未入于廟

似未可祔于祖然孫祔祖者禮之正則卽新殯宮祔者祖禮之變而得其正也孔云就王父所附廟中祔祭王父處謂主在殯宮何以舍主而虛祔之高祖廟且既在高祖廟可舍高祖不祭乎若祭高祖不似與祖並祔乎未是○愚按夫死未練祥妻不祔于夫而祔于祖姑祖姑其所當祔也此祖未練祥得祔其孫者祖亦其所當祔也孝子爲祔毋寧不可褻父之祔于禮或可節歟抑或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夫婦祔合貴嚴祖孫之慈易洽歟

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

配謂並祭王父王母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也女子謂未嫁者女及嫁未三月而反葬者○孫婦祔于祖姑其禮當亦然

右第三十九章　祔廟禮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

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猶鄭讀出令如字與去聲〇視濯祭前一日監視器用之滌濯則已與乎祭之事矣故不可以中止出矣異宮吉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則使人辭于君不復與祭矣然送告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命于君也若期服以下則其服稍輕故雖未視濯而已在致齊三日之內則亦與祭也䟽氏曰釋服而出其情急出而后釋服情稍緩矣若死者與已同宮以居則亦出次異宮

右第二十章與祭遭喪之禮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父母未葬也外喪兄弟在遠者哭于他室明非哭殯也哭之明日當朝奠則服已之喪服入奠于殯

宮。奠畢。仍易問喪之服。而就他室哭之。如昨日即位時也

○按母黨妻黨之喪。亦容哭于他室。而孔以此專指兄弟

或異姓喪輕無明日哭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者。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檀弓○遠謂所居之遠主位當在阼階東西面今于門內之右近南而西而以有殯變之也同國猶可往越境則否矣○按門內之右自外視之右在東門外之右自內視之右在西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檀弓○兄弟同祖恩義存焉故同國者雖輕如緦服必往若異姓之親非我一本則不敢越殯往也○衆兄弟則諸父可知若從子則共分已爲卑遠或可以不往矣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將行練祥之祭也古者兄弟同財異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

將祭而遇有兄弟之喪雖在異宮亦必俟其既殯而祭兄弟親也若在同宮不特兄弟必俟其葬即臣妾之喪亦必待其葬而後祭吉凶不相干也散等栗階也始升聚足至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上練祥從吉皆涉級聚足而散等者以有兄弟之喪累于成儀也兄弟虞祔時而行練祥二祭其散等亦然（）喪服傳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庚蔚云小祥之祭已涉于吉尸柩至凶不可相干故止若虞祔凶祭則得爲之若不待三月而葬則葬後亦祭不待三月朱子曰三年之喪又有期喪則當其虞亦必服期服祔練事反三年之喪服

右第二十一章居喪遭喪之禮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侍猶相也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薦脯醢相者告賓祭薦賓

但祭而不食其禮自諸侯達諸士一也虞酒至齒而不入啐酒入口而不飲大祥主獻賓賓長酢主人酬主人又獻衆賓兄弟賓取奠觶酬兄弟兄弟卽以賓所舉觶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以祝吉祭特無算爵耳小祥則賓不舉酬故主人受酢啐之而已衆兄弟受獻啐之而已大祥賓得舉酬其禮殺盡同于吉故主人受酢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也○陳澔曰虞祔之祭無獻賓禮孔氏曰受尸之酢雖虞祭主人亦奉爵神惠爲重也受賓之酢小祥但啐之大祥亦啐之賓禮爲輕也愚按言諸侯達諸士則天子于賓不親獻矣

右第二十二章練祥酬酢之節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小祥之受服也酪酢截陳訓乳漿非截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遺去聲○居喪有疾

則人得以酒肉遺之然必三辭不遂受也受以哀粧鄭云必正服明不苟于滋味也孔云雖受之猶不食之矣如若命則不敢辭而卽受然必薦之親而後食棊君之賜不事爲飲食也○孔云停者賜之得食肉不得飲酒非爲

人悲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其吉

拜爲去聲與不辨○言人之遺之者非以其喪而問之然君之命之者非以其喪而賜之既以禮來自當拜受但拜有不同父母之喪稽顙而拜齊衰以下拜而稽顙也○吉拜者受卽食之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從去聲酒肉有不食無不受卻之爲不恭也齊斬衰重故不服施惠于人大功以下情本輕而既卒哭哀又殺矣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人食之食音嗣○有服通五服而言黨三黨之親也鄭氏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

往則不可也非親而食則食于人無數也按非其奠卽往而見食亦不食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視猶比也妻視叔父母以禮節情不爲過哀也姑姊妹既嫁降服而視兄弟情不親也殤必降服而視成人服本重也君母君妻情則懸矣言視又言比與有量度之辭比之兄弟服亦同也數者視三年之喪有則矣按既葬以後而人遺之適人而人食之于酒肉亦或可食然于酒殽之珍膳可發見于顏色者亦不飲食也禮期服既葬食菜果大功既葬食醯醬小功緦既葬飲醴酒

右第二十三章居喪飲食之節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交神則貴于潔故虞祔練祥必沐浴非是則過于飾矣父母之喪至痛故不辟涕泣而見人非

是則過于成矣皆非禮之中也○三一作之長唯祭沐浴不櫛至練乃櫛期以下虞乃櫛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自言曰言論難曰語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斬衰既練亦居堊室父亡母在則常既練可時見乎母然非是不入門蓋疑之際不可不愼也故猶急也倚廬乃哀慘迫急之地已不出人不入更非堊室比也○陳澔曰大功則有帷帳小功緦麻則牀席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大功不以執摯小功請見人可也凡廿婦相見必執摯摯見則否故相見以執摯爲重不執摯爲禮摯摯則備賓主之禮矣故自大功以上雖人請見則見之而執摯者亦不見也小功則我可請見人而執摯來者亦可見之矣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功廢業或曰

大功誦可也檀弓○邊猶接也謂與人接席而坐服數出而事人也唯已仕者則大功之喪既葬從政不然則否鄭謂邊偪倚也服勤服習勤勞之事皆爲褻喪服也朱子曰業樂也周禮謂司樂爲司業誦謂誦詩詩雖樂存未有聲容之美故曰可也孔謂習業誦讀則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延不容一無所肄習矣此以上皆因既葬而言凡曰或未定辭一

右第二十四章居喪言動之節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雜記去聲鄭云或作惟今按作惟爲是取去聲○未及冠之期日而遭喪則除喪而

冠適當冠之期日而遭喪則可因喪而冠然惟三年之喪
可冠者齊衰以下外喪小功以下內喪皆不廢冠禮也三
年之喪因喪而冠者冠于居喪之次入哭于殯宮三踊一
節凡踊三節乃出就喪次也餘詳曾子問末服之將除也
鄭謂卽下卒哭非是父小功謂已服小功以下而父服小
功如已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緦父皆小功也已小功
謂父服小功以下而已服小功如已爲從父昆弟之子爲
外祖父母小功父皆緦也已爲從母小功父無服也言者
衰以上服之重者必不可行嘉禮大功之末乃可行之服
已輕也然止可以冠子可以嫁女而爲子取婦猶未可行
取婦親冠嫁尤也也至于小功服更輕玄冠子嫁女取婦
無不可而又有不同者焉家統于尊已服雖輕而父服小
功亦必待父服將盡而後行之若父服輕而已服小功如
從父兄弟之子則其爲已身外祖父母從母則又非父盡
之比歟卒哭而冠取可也若下殤之小功則自期
而降本服甚重必不可矣孔謂父已互文恐未析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

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姑姊妹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大功既葬弔哭而退不聽事焉小功緦執事不與于禮○姑姊妹三字今本無之鄭註有與去聲

衰期之受服也上期之喪父在為母宗子母在為長子之齊降服也下期之喪姑姊妹適人無主而姪與兄弟之加服也三年之喪情一于親故雖既練而受功衰亦不行弔寸人自諸侯及士之所同也如有五服之親當往哭者則亦釋功衰之服而服彼親之服以往哭之歸卽反功衰也若夫本三年而降為期如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則當其練已可出弔為去大祥不遠也至于姑姊妹適人無主而為之期則其服雖降其愛在外未葬之時已可弔于鄉人但弔哭卽退不聽事耳既葬而受以功衰則并可聽事但不親執事耳至于正服大功如從父兄弟

及適婦之黨則其服雖輕其憂在內故未葬不弔于人卽旣葬亦弔哭而退不聽事也小功緦旣葬則弔于鄉人可執其事而俟不與于禮也專襲斂之事禮饋貢之禮擯相贊而饋奠事也○言諸侯不言天子諸侯始封不臣諸父昆弟猶有有服者天子則無所不臣也麻有本者亦得變三年之葛釋則但以其服往哭之其詳見下篇或曰服其服服總衰之服而往如曾子齊衰哭子張是也義亦可通但與功衰不屬故仍舊說

右第二十五章居喪而行他禮之節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王制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一喪于喪貳事則心有所分而不專于親穀梁子以數臭羞殊事緦衰也祥小祥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故三年不從政者其正也而或有期而從政者其權也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閔子騫腰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則期而從政亦有不得已焉耳從其利而起復者不得藉口于斯

右第二十六章 居喪而從政政事之節鄭孔以此爲庶人之事以政爲徭役之政似未確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與聞皆去聲○父母妻有服而已無服固可以舉樂而有不舉者恐傷其心也在父之宮中不特身不聽樂即他人舉樂子亦不與之父爲尊也至于母則聲聞焉不舉遠得舉之矣于妻則僅不于其側聲聞亦舉之矣至于大功若從父昆弟之類小功若從祖昆弟之類則更非母妻之比故大功者有服必至吾前者乃辟之小功者有服即至亦不辟皆輕重之權衡也鄭謂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出行見樂亦不得觀大功小功謂其人有大功小功之喪亦通○陸隴其曰大

功衰至倚琴瑟君子豈但不奪人之喪乎

右第二十七章已無服而處親者有服之節

紼非從主人也本篇引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者及壙皆執紼相引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在車曰引在棺曰紼執引之數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人數既足餘乃從柩而行及壙爲之執紼是皆致相助之力非徒從主人已也而其中又有哭焉四十者執紼而五十者不能五十者從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待盈坎而反此以年異也然此特其鄉人耳若自遠而至有初未相識聞名來會其葬其情最輕故出廟宮而卽退有曾會遇相揖者則至大門外哀次而退

退有曾相饋遺者則俟既窆而後退有特將贄相見者則
從反哭而後退其情轉深其禮轉重也若志同道合之朋
友恩深義重必至虞祔而後退
後退焉其以情異又加此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
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
不弔 曲禮○統名之皆曰弔而其中又有異焉有以與生
者相知而來有以與死者相知而來生者之相與來
日正長其情稍殺故止於弔而慰其生死者之相與已成
往日其情最迫故哀其死而至於傷或弔或傷又各稱其
情而爲之也○鄭謂三日不食生者之事以死之明日起
數五日而殯死者之事則以死日起數恐按大夫以上殯
皆數來日恐非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人是日不樂 餘哀未忘
食不甘不樂也 閒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婦人不越疆而弔
人 老不以筋力爲禮婦人無境外事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俱檀弓○白虎通兵死曰

畏三者皆義不當死而死故不弔○按鄭訓畏如子畏于匡之畏恭言畏則不當死矣方慤曰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孝子舟而不游豈有以三者死班固曰爲人臣子當深思遠慮明哲保身今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愚謂君死于義則雖死于兵不可爲畏死于水亦不可爲溺矣

右第二十八章 行弔之節○呂大臨曰孝子喪親悲哀惻怛雖大事有不能知況其他乎

故親戚鄉黨僚友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賻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所以適有喪者曰比君臨之亦曰承事使臣曰無敢視賓客故主人見賓其不拜明所以附之且自別于常主也賓不答拜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今世賓止于弔哭而其與其事主反擬哭而爲之衣服飲食以奉之甚至損奉終之禮以謝賓廢弔哀之儀而餕飽先王之禮意固如是

乎

親没不髦。五十不散送。玉藻○髦子事父母之飾。故父殁則脫左。母殁則脫右也。父母之喪要絰散垂其末。既殯則絞。啟殯復散垂。送死畢復絞。五十不致毀。故不散送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偯一作忞。衣上聲。菲扶味反。○偯聲委曲也。菲菅也。其屦外納。廬倚廬也。童子未成人。故不備禮。○戴氏德曰。世子生卽杖。凡十五以上當室卽杖。皇甫侃曰。童子當室則五者備。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致極也。老者骸衰。故亦不備禮。

右第二十九章。老幼之異禮。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曲禮

○純音準○冠純衣緣皆曰純不純素樂也不純采哀也○孔氏曰仕者遇凶荒亦素服不以親在爲嫌又曰深衣不言當室疑凡孤子皆然愚謂彼文略耳崔靈恩曰非當室則純采蓋當室之孤內理烝嘗外接宗廟所服之事爲不傷心故特素衣以示哀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麻衣凶大祥吉故服麻者不可加以紳執玉吉服麻凶故有事執玉不可仍麻衣如舍下則圭受必朝服也麻絰凶系纓吉故服采者不可加以麻皆吉凶異道故也○聘禮主國之君有喪使大夫攝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本國之君喪計未至聘于館計既至哀而出主國歸饔餼亦衰受之正行聘享仍吉服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五尺刊其柄與末

椈音菊枇一作匕亦作朼長去聲刊音堪○暢鬯同其芬香條暢故謂之鬯椈栢也用栢木爲臼梧木爲杵擣鬱金以和酒栢取其芳梧取其潔此吉祭之器也枇畢皆以載牲體者煮牲于鑊升之于鼎又升之于俎主人以枇舉之執事以畢助之枇長尺

八寸畢如叉博二寸長八寸柄長二尺二寸柄手所持末以舉牲者皆當刋削之吉祭用棘喪祭用桑者棘之言吉桑之言喪此凶祭之器也

右第三十章吉凶之異宜

禮記卷六之二終

禮記卷六之三

任啟運章句

喪服小記 本小記第十五服問第三十六與本合爲服義第十一舊亦合爲服問第九今亦合之定爲第二十三○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的澄曰言小者以別於喪服篇經末之記也經末之記補經所未備此又補記所未備也喪服篇爲儀禮正經傳亦出於子夏此及服問篇皆因之而作近世毛奇齡皆喪服爲戰國後儒僞作則論禮者復何依據恐非學禮者所敢出也今取他篇言服者與二篇合次之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王制○三年之喪謂父母也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期而統稱三年情本隆也子以心喪終三年父必三年然後娶自天子達父母之恩無貴賤一也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檀弓

〇祝太祝官長逹官之長天子七日而殯乃成服此有三日五日之哭者先病則先杖服以杖爲重既杖即得名服也至七月則與國中皆衰服矣若天下則以聞喪爲始地有遠近聞有先後大約至三月無不服也吳氏杖曰天下服者謂天下之諸侯皆服斬夫人服齊大夫服總也侯國外閉田削減使王官治之者王官服斬其民如折內之民侯國之民無服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緦士庶無服〇儀禮斬衰三年者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繐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齊衰無受者庶人爲君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見乎天子訖月諸侯之士庶民不服無受者不者凡天子諸侯葬哭月也疏曰不聘者卽無用士作介雖何禮亦無服坼內民服三月藏之待葬仍服葬竟除之白虎通議氏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服齊衰以成禮葬皆也愚謂諸侯爲長子斬羣臣猶從服何以爲天子斬羣臣猶不從服乎況古猶各君其國今則天下一君漢文遺詔云使天下百姓承服久臨雖寒暑之數杜預言漢承秦制率天下爲天子服三年斬信也漢文介當給喪事服臨者葬後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其餘吏民皆三日釋

服亦謂葬後受服如此非通始喪計之也平帝崩六百石以上服三年光武令從文帝詔魏令既葬卽除晉初定爲三十六日明帝又減爲二十七日天子且不能三年喪遑問天下父子君臣之大倫或幾乎息矣籍叢由庶人三月遞推而上諸侯三年遞推而下公侯一品三年斬二三品三年齊四五品齊衰期六七品齊衰九月八九品齊衰五月庶人齊衰三月致仕降一等革職從庶人太后及后遞降一等庶人素服三月非適后惟近臣從服羣臣素服恭後除之孝治天下之天子舉而行之誠無難也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服問曰君諸侯也外宗周禮凡外女之有爵者蓋姑姊妹及舅與從母之女未嫁從本服既嫁從夫爵也皇爾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亦同諸侯之卿大夫爲君服斬其妻從服齊衰期外宗嫁於大夫亦從服期諸侯之夫人爲天子亦爲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婦匠君也但從斬內之

氏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本篇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雜記

○大夫不臣兄弟諸侯則臣之故雖與諸侯爲五服之兄弟不服本服而皆服斬從臣禮也內宗周禮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未嫁亦從本服君嫁於本國卿大夫則爲君爲夫人皆期從夫之爵外宗爲君夫人亦然也君嫁於庶人亦從夫齊衰三月○諸侯兄弟在他國而未仕亦服斬旣仕則如舊君齊衰三月陸佃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然諸父兄弟猶爲君服斬矣敖言不臣則不服陸說未確愚謂諸父兄弟不從之國自無服斬之理君從而之國則君雖不臣之而此諸父兄弟必以臣自處亦各盡其道也內宗嫁於諸侯謂敵則從本服嫁於他國臣民賀循謹周皆曰無服蓋以本服則分不得以戚君以臣民服又嫌於所非之君也熊安言服斬非是嫁於本國臣齊衰期民齊衰三月曾他國而服斬乎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

服問○士爲圖君斬爲夫人期爲太子從君服期大夫之適子亦如之者大夫不世無嫌於匹君故與於諸侯之世子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

服也服問○君母爲適夫人則羣臣從服期非適夫人則君服緦而羣臣無服唯宮正宮伯內小臣及僕御車右則亦從君而服緦蓋無服者褻之正大臣適臣以之從君者義之私近臣小臣以之也○喪服傳曰庶子爲父後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何以緦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鄭註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父卒庶子爲母齊衰三年士雖父在庶子爲母如衆人貫疏大夫庶子父在爲母大功父卒無餘尊所壓故伸三年士卑無厭故三年此皆不爲後者若爲後則皆緦鄭又云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若小君在益不可則近臣從君緦者正禮從君以小君服之者春秋之失禮明矣而毛奇齡乃謂孔子春秋於成風敬嬴書夫人書小君並無史詞天子諸侯並無壓屈誣喪服傳爲嚴國人妄援而朱子并援天子諸侯之爲後纍之士庶爲譽之罪是舉古適庶之辨盡滅之而反以春秋之非禮爲禮也愚不敢從朱申曰此可爲後從主服之例諸侯弔

於與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

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君無出弔外臣之禮若有故過降國而依其鄉大夫之喪亦弔之其子非敵不敢爲主故君主之而其子但中庭北面哭而不拜也錫衰見下章國君弔其臣弁絰故弔與國臣但弁而不絰主人聞其子免殯服也已葬而仍殯服重諸人之弔新之也不錫衰主未成服亦不成弔服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服問○弁絰素爵弁加一股絰環絰之所謂環絰也卿大夫既殯成服則君居與出皆皮弁錫衰君臨其殯與斂則弁絰而錫衰大夫相爲服其禮亦然也若君大夫臨卿大夫妻之喪亦錫衰但居與出皆不服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雜記○大夫哭大夫既殯成服則錫衰而弁絰當殯未成服不錫衰而亦弁絰私喪妻子之喪不哭以葛代麻

此時而有兄弟緦服之喪亦必為之弁絰蓋大夫降旁親緦無服矣未成服為之素委既成服為之錫衰而猶不以妻子之末服隣之者骨肉之親無絕也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雜記○大夫為士服不敢以己爵加其親也士為士服不敢以卑服尊者之服也適子雖未為大夫而主大夫之喪則亦服大夫之服適尊為繼體也庶子為大夫雖父為士亦服大夫之服非喪主無嫌於己爵加其親也然庶子為大夫位猶必居適子士之下適主喪也庶子年長亦然○王石梁曰周人重爵至施於尊親乃異其服周公初制禮時弊未必至此愚按後言端衰無等其貴賤之五服一制而此乃云士服大夫服何也鄭云布之精粗有異夫麻之精粗以別親疏也父母之喪自

天子達豈有貴者精賤者粗之理王肅云布無異惟斂時大夫素弁士素委貌有異則此言服例不僅在冠也晏平仲服父喪衆疑其非大夫服乎仲告以唯卿爲大夫是當時實有異制特今不可考耳又詳見下章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禮爲妻之父母緦天子諸侯無服尊降也世子繼體降之則疑於君故不降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期若主適婦之喪故世子不杖避君也若非適婦則君不主其喪而其夫不得杖矣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期之喪大夫不降故大夫爲庶子降服大功而庶子之子亦爲其父三年不降父母之喪自天子達以伸孝也○若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父服期不降

右第一章　記君卿大夫士喪服隆殺之異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冠而婦人

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而婦人則髽免音問下並同○斬衰父喪也小斂袒括髮父母喪同但父喪既斂拜賓竟即阼階位猶括髮襲帶絰踊母喪於此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即於免加首絰也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父喪成服男以六升布爲冠婦以箭篠爲笄母喪成服男以七升布爲冠婦以榛木爲笄未成服則男以免代冠婦以髽代笄免髽皆以約髮而異者其義以爲男女之別體之大防不可不辨也○按免之制杜佑云舊說如冠廣一寸着之自額却交於項中并其末複紒而前綴連之成冠象孔云以麻自項中前交於額上却繞紒爲括髮以布一寸自項中前交於額上却繞紒爲免呂大臨云古時以布爲卷幘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謂之缺項先着缺項而後加冠免冠則缺項獨存因謂之免後人恐與冕音相亂改讀爲問耳程大昌云只是解除吉冠並無他物方智云凡以物蒙頭曰免此是以白布蒙首愚按此數說程呂最疎如程說卽吉時之笄纚始兆笄纚父母所同何必於歛言之且以父母別言之如呂說卽吉時之缺項不知

缺項不交於項此必交於項且禮明言以免代冠反以去冠釋之皆相反也如杜說則假用布假冠而未成冠如孔說則全在以麻與布辨父母之異葢父喪冠重故小斂括髮用麻大斂括髮猶用麻母次於父故小斂括髮用麻大斂括髮用布示稍降耳若諸侯弔雖葬必免五世無服袒免只是以白布蒙頭略如人斂之免耳葢母喪之免於服為重袒免之免於服為輕母之免露紒袒免不露紒不容混而一之杜方二說可參也髽之制鄭衆云麻枲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云髽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顙上鄭元云去纏而露紒皇侃云髽有三一麻一布一露紒男子當括髮則婦人麻髽男子當免則婦人布髽恒時無麻布但露紒耳孔云斬衰麻髽齊衰布髽非別有露紒賈云未成服不露紒成服乃露愚謂先鄭說是麻髽馬說是布髽從鄭說是露紒合之則皇說是也如髽不一法則如免不一制將難考其詳耳

箭笄終喪三年齊衰帶惡笄以終喪

今本無帶字○箭笄以篠為之帶謂腰絰惡笄以榛為之謂之惡者別於吉笄也言箭笄以終喪者乃女子在室為父既嫁為夫斬衰三年之重服

也若齊衰期則女子既嫁爲父母爲易姑妾爲女君爲君之長子腰絰而首亦惡笄以終喪中無變易也○按古笄用象長尺二寸喪笄八寸父母喪卒哭歸夫家用吉笄而折其首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雜記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檀弓○喪冠以一條繩爲武即繩之餘垂下爲纓纓武相屬謂之條屬與吉冠之纓武別材異也至於積襵則吉冠向左爲陽凶冠向右爲陰齊斬之冠若向右即三年之練冠亦向右惟小功緦之冠乃向左而同於吉耳古禮服以上古人尚質積襵少故一一直縫之周尚文積襵多故但并而橫縫之惟喪冠積襵少故猶直縫時人因謂直縫爲凶橫縫爲吉而不知古之吉冠亦直縫喪冠之吉凶在攝之左右不在縫之橫直今或左攝而直縫以爲喪冠則與古相反矣

緦冠繰纓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雜記○繰澡同○緦麻之冠以灰治使白之布爲緦升八十縷也緦

服精細絟幅共千二百縷衰服粗疏斬衰正服三升止二百四十縷由是遞加斬衰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小功各三等至緦麻當降十三升正十四升義十五升與朝服同矣以其服輕故取十五升去其半而用十四升半不遂同朝服之吉也舊說去十五升之半同七升半則反疏於大功之正服謬矣又以此緦布加灰治之使滑易如錫則弔服之錫衰也○天子諸侯無大小功大夫無緦推由功服之殤降而緦者則有之所闕十三升者也士乃有緦服鄭註天子弔服三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哀在內也緦衰十五升夫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哀在外也疑衰十四升其所謂[illegible]即緦之正服也所謂事者加灰以治之麻色黑黃灰治[illegible]白錫衰不治縷明哀在內緦衰不治布明哀在外疑衰縷布皆治其哀戚矣乃錫緦皆十四升半而疑衰乃十四升者錫不治縷緦不治外猶與朝服之吉殊疑衰內外皆治幾與朝服無別故少一升以別之也士之緦降服當用疑衰而升素裳者以不可用十五升為降故也

凡弁絰其衰侈袂雜記○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

衰弁絰為諸侯緦衰弁絰為大夫疑衰弁絰鄭云諸侯當卿大夫錫衰弁絰同姓之士緦衰弁絰異姓之士疑衰弁絰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素裳其首皆弁絰庶人則素委貌加絰侈大也凡袂二尺二寸此袂三尺三寸視常袂為大矣士弁絰不侈袂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雜記○未小斂時皆加素冠於笄纚哀其未別尊卑也小斂則公大夫素弁士庶素委貌以所分而絰則皆以麻一股環纏之其哀情固同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

雜記○素端身袂皆二尺二寸衰衣尺寸如之故曰端衰其制背有負肩有適胸有衰以明孝子之哀無所不在而獨以衰名者衰之言摧哀摧於心胸也巾迫喪巾例館蒲敝木銷木鏝約殺約轡婦車以疏布校皆無等者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士喪禮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負廣出於適寸適博二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大夫以上無考周禮王之喪車五初遭喪木車蒲蔽犬𧝓尾櫜疏飾既卒哭素車棼蔽犬𧝓素飾既練藻車藻蔽鹿淺𧝓革飾大祥駹車萑蔽然𧝓髹飾禫漆車藩

微析樸雀佈面士惟言狗豬蕭徹惡士惟此一車大夫二諸侯三上介四推天子五其亞者所同其殺者遞去其所輕也然則前所謂大夫服士服者非其貢適及衰有長短小大之異即其衰服有緣飾之不同衰有虎豹犬羊之異耳器無等者父母之喪同其微有拂者上下之分異一出於仁一出於義原並行不悖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齊衰三月曾孫為曾祖玄孫為高祖之服也分疏故齊衰恩殺故三月一由大功而降之一由大功而降之仁義輕重之權衡也其與大功同者稱緦麻以見門期而殺本應大功特不敢以旁親之服服在尊故以齊衰殺其月而稍此屨以見等也繩屨以麻繩為屨緦斬衰菅屨齊衰疏屨不杖期麻屨大功繩屨小功緦吉屨無絇〇按唐貞觀十四年從魏徵議加曾祖齊衰五月冬于日此是加服非降為小功從之亦不失遞殺之宗高於日至親以期斷父母加隆三年祖父母以尊加則則上殺應曾祖父母大功高祖父母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傳曰重其衰尊尊也減其月恩殺也不敢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也則今有稱功服曾孫者悖義甚矣

節高祖以上凡遠本詳齊衰三月

大功以上散帶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喪帶有二絞帶以象革帶腰絰以象大帶而腰絰為重故此專以腰絰言之斬衰以苴麻齊衰大功以上麻小功緦以澡麻孔曰大功以上服重小斂麻帶散垂成服乃絞小功以下服輕小斂即絞之愚按依禮三日帶絞垂指大功以上小功原不散也本根也殤大功成服不絞以未成人略之也惟以下殤而降在小功則不服乃齊衰期故絕散垂之末上至於腰分爲二股合而下絞之以垂向下既不散垂而亦異於成人之長也疏皆曰下殤小功男子牡麻絰澡麻帶婦人牡麻帶澡麻絰〇其象革帶者又殺腰絰五分去一斬衰以苴絰疏衰以布既卒哭腰絰殺帶皆易以葛而四股糾之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殺去聲〇五分去一兼首絰腰絰而言杖大如絰則專以腰絰者也斬衰首絰圍九寸朱子曰拇指與食指一圍必九寸者若為陽陽數極於九也去五分之一以為腰絰齊衰首絰如之又五分去一以為齊衰腰絰大功首絰如之又五

分去一以爲大功腰絰小功首絰如之又五分去一以爲小功腰絰緦首絰如之又五分去一以爲緦腰絰必五分者象五服之殺也杖如腰絰以其在下故也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服問○免如字稅脫同○一有一無謂之有杖期以上雖公門不脫服重也不杖則脫衰猶不去絰服以絰爲重也大功以下並絰去之然亦惟公門耳若往見人卽功緦之絰不去孔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已喪仁也陳曰要各盡其禮而已愚按三年喪無人朝於君之禮或如金革之無辟者與

右第二章記服制隆殺之異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斬重齊輕三年期重功緦輕成服重受服輕降服正服重義服輕男子首服重腰服輕女子腰服重首服輕大約除先重易先輕也此撮其大者下乃詳言之父母

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同也父母同月而終則葬先母而不虞祔待父葬虞祔乃備行之葬奪情故先母虞祔安神故先父葬母亦服斬衰以父服重不敢易也此亦易服之義○虞異日祔同日先父後母祔則無尸與同祭可也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雜記○父喪未畢而遭母喪則當除父服時必服父除喪之服行大祥之禮畢而後反母服父除故也若母喪將畢而遭父喪則尊統於父不除母喪父諸父兄弟死當親喪成服之後則當除彼服時亦在親小祥之外故不除其除喪之服期大功重而親喪亦已殺也若死在親喪之前則親服方重不為彼除矣此所謂除喪先亦也故君喪則父母之服皆不除不敢私喪也父母喪總小功不除不以輕喪間長中殤降在總小

功者亦除本服重也母喪既十一月小祥而遭父喪則出
三月不爲母大祥母服已降而父服方重也未小祥而遭
父喪則廢小祥二十四月行大祥除服卒事反父服母喪
未除猶可伸也母喪未葬而當父二祥亦無受服不除服
母哀方重也孔曰二祥之祭爲吉
喪未葬爲因不忍凶時行吉禮也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
練祥皆行雜記○穎爲爲無葛之鄉以穎代之父母長子
之喪既虞卒哭男子首絰不變易腰絰以葛婦
人服絰不變易首絰以葛後喪變葛則前喪練祥之祭皆
可行以均爲三年概而終也○孔云父在不爲長子三年
則先喪長子後喪父不爲子三年恩謂先喪長子既期則
服已除未期而父又喪則所以爲子三年者本以繼禰之
故禰沒而繼禰者不在其哀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
禰莊則以哀父伸三年可也
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陳側本作麻同皆兼服之男子重首女子重腰
故斬衰既虞男子易葛服絰女子易葛首絰所謂易服易
輕者也斬衰易葛首絰七寸二分葛腰絰五寸七分與與

齊衰之麻經正同齊衰以下遞以五分去一為降夫以隆殺之情論則斬重於齊齊重於功以變除之等論則麻重於葛二者不可偏廢故麻葛兼服之餘詳間傳鄭云此主男子言之蓋婦人則有時兼麻矣

婦人不葛帶。恆了婦人葛經而麻帶少儀○婦人重腰故斬衰之喪腰經不變其首則易之以葛經而腰仍麻帶於是乎有兼麻也○孔曰婦人大功以下亦葛帶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服其功衰經期之經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服問○三年之喪既練則首經既除身服功衰而要帶之葛亦自初受之五寸七分殺而四寸六分斷於此而遇齊衰之喪則麻有本得變三年之葛而麻帶五寸八分斷亦粗則除三年之故葛帶而帶齊衰之麻帶若期之喪既葬而帶易葛則與三年之葛正同帶其故葛惟首經期受服五寸八分之首經而身服三年之功衰若於兼此二者而又有大功之衰則首經與齊衰受經正同而要帶之粗亦與故為同而初

之麻帶猶重則亦變三年之葛必至葬而受服乃仍帶數葛而首經猶期之經服三年之功衰不可以大功受服之經四寸六分者易期經也若所遇者小功之衰則麻無本而帶更小無所變矣孔謂大功既葬首經四寸餘與練服葛帶不合當經期經總謂將無期喪安得以大功經期經乎若期大功竝至則從重者可也小功無言不特於三年既練期喪既葬之服無變節大功既葬之服亦無變總不以輕變重也○孔曰婦人既練服之麻帶已除則首經其故葛經腰帶期之麻帶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

雜記○麻謂首經大功冠十升牡麻纓經五寸四分弥視練冠加重故得以易三年之練冠亦以重變輕也惟杖屨不易者大功無杖則無可易而大功繩屨與三年之練屨正同同則以三年之喪為重不以輕變重也鄭謂杖屨不易則帶衰俱易孔云三年既練易葛帶與大功初死麻帶粗細正同而麻重於葛故亦易○按賀瑒謂三等大功有細於三年之練衰者以新喪之重故皆易之庾蔚謂惟服大功七升得易八升九升之大功不得易愚謂

練冠無絰則必易衰以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輕重權之則庾說可從

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毎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服問○若絰服帶大功以上皆麻斷本者小功以下則澡麻斷本矣齊衰未葬麻帶大於三年既練之葛大功未葬麻帶同於三年之葛而猶大於期喪既練之葛故可以變葛皆以重變輕也若小功以下其情已輕故於斂殯當免之時則於免上加絰卒事去之及虞卒哭毎可以絰之時必絰而往卒事仍去之終不變三年之練冠不以輕變重也○按麻爲兼服則葛在麻內謂之包大功未葬之麻帶得包斬衰既練之葛帶則不易而外視之若易矣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三年之葛必絰緦小功之絰時首無絰也虞與卒哭當冠而絰則卽練冠如絰斂殯當免而絰則暫釋練冠加絰於免卒哭仍練冠終不易三年之練冠也因舊仍也小功之麻帶小於既練之葛帶故不易葛皆不以輕變重也

小功如此緦更可知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往也亦歸也緦之麻帶與小功葛帶同二寸五分弱小功麻帶與大功葛帶同三寸二分弱麻重於葛似可以變葛而不變者大功情重於小功小功情重於緦麻故不變而兼服之若大功以上麻之有本者於三年之葛且得變之是麻之變以有本而往其不變以有本而雖緦以有本為稅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俱服問○筭數也齊衰之長殤降服九月中殤降服七月大功之長殤降七月中降五月大功乃可變葛而此殤之七月五月皆得變三年之葛者其本服齊衰因有本之麻也凡葬必有受服而殤終其月數乃反三年之葛若是非以麻為重為殤服質略無受服故也若大功之下殤降在五月則情處於輕小不變三年之葛矣○齊衰下殤深麻不絕本當變三年之葛而本文不別言文略耳丈夫冠而

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男子未二十而冠冠即爲成人女子許嫁笄笄即爲成人故以年計則爲殤而既冠既笄則不爲殤也殤無爲人之道故不爲殤後今此殤既冠而爲之從後則爲後者即以子爲父服之成人則有爲人父之道也○按其服鄭謂本親之服孔顏兄弟之服陳云爲人後之服顧炎武曰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役其恩大宗則長幼之節輕故服爲後之服恩訓諸侯卿位則必以君之服服之大夫則有爲其後者有適上繼其父者此據已冠而言則自當服人後之服若未冠而死則雖以大宗後之亦服本親之服或宗子之弟代爲宗子或無可爲此殤之後而直上繼其父則如孔說以兄弟服之隨時以附其宗可也

有父母之喪向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雜記○宗子殤日陰童庶殤日陽童殤固可變三年之葛而或大功兄弟之中殤降在小功者則即三年之練冠而附亦小功不變練冠之喪也凡孫必附於

祖其祭宗子主之曰某甫者為之字而不名以祔道事之也若小功之孫降在緦者不易緦冠更可知○小功兄弟當祔從祖之廟而得祔已之祖者士不祔大夫或從祖為大夫故也祖無可祔則祔之高祖高祖無廟可祔則立壇祔之萬斯大曰大夫士無無高祖者詳祭法

右第三章 記並有喪變除之異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雜記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堩古鄧反報赴同○堩道也從柩遠葬也送葬自廟至反哭五服皆免非是無免而行於路者然亦惟近葬於附郊則免可行若遠而葬於四郊之外則葬而反主人以下皆冠至郊乃免而反哭於廟以道路不可無飾也古者葬用丁亥既葬日中而虞葬近則虞於家遠則虞於次惟卒虞必至家乃行必用剛日或未至家或至家非剛日則皆

不能速虞鄭曰或有他故不得速虞則冠亦以不可久無飾也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兄弟或非在除服之後至葬亦必服其服虞與卒哭皆免若不速虞則除之待虞而免不以時過殯禮也緦小功雖輕然虞與卒哭必免不以恩殺廢禮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未殯則免而散帶既殯則冠而絞垂啟殯仍免而散帶既虞則冠受服之冠而葛帶若君後時來弔必新其禮故雖不當免必免而特不散帶以男子重首不重帶也異國之君亦免尊之猶已君也主人免而大功以上皆免親者屬也○小功以下不散帶主人亦不散帶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兄弟親屬非君之比故不免

右第四章記兇之異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大功七月期中𢇁之降服也期而小祥則祭而易功衰男除首經女除腰帶又期大祥則祭而易麻衣男除葛腰帶女除葛首經服因因喪而除然祭乃追養之思除乃順變之道周非為除喪而祭也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主喪適子於父孤孫於祖妻於夫悲不能葬故服不除不除則無受服故其除自期以下皆不變葛而以麻終其月數數足則除之稍緩其服以待葬若父主適子舅主適婦則不葬亦除不以卑久服除也○汪琬曰久而不葬非喪者之罪也故服不除兄弟除喪及葬反服其服則主喪而外亦斷無純凶吉者今世溺

於陰陽家言往往數十年不葬終喪之月或遊四方或服
官政既不能不除服則當葬而制衰絰亦禮之遺意也愚
謂久而不葬必遭大故萬不能葬如何子平者耳豈得以
陰陽之說宦遊之事為解乎萬不得已則垂衰出入而葬
斬齊衰絰以俟葬葬畢乃除也孔謂臣於君亦不除愚謂
臣雖三年有嗣君在臣不為主從君可也若如朱儀然則
臣子皆當枕戈泣血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
於義無可除者矣
同時而除喪 祔祭二祥也不葬不變服故中不行小祥之
祭既葬乃行而又不可一時並行故此月小
祥變葛來月大祥除服湯三才曰不以過
時廢禮不以一賤忘哀禮之盡仁之至也 練 練衣黃裏縓
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檀弓 要
屨通下同○練衣以澀熟麻布為中衣其內有袍北地寒
亦有表袍內有袍澤其外有功衰故亦名練衣為承衰縓
陸德明曰淺黃色爾雅一染為縓再染為赬三染為纁[illegible]
入黑為紺入赤為朱紺復入黑一為緅再為玄三為緇鄭

謂緅紅色縓絳色皆以緣飾領及袖也絇屨頭飾瑱塞耳者鹿色白故笠於喪小祥之前裘短而袂無袪至此橫廣其制又加長之又加以袪既加以袪則加裼衣亦可也凡言可者未盡許之辭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將行小祥之祭而筮日筮尸及視祭器之滌濯皆先服小祥之服以臨之鄭云不以凶臨吉也有司告筮事具則去杖以筮賓告筮事畢則仍執杖拜送筮賓哀未忘也復言筮日筮尸見視濯無賓無去杖之節也大祥彌吉故并去杖絰繩屨而服縞冠緇衣言筮尸尸重也而筮日視濯可知矣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雜記○朝服緇衣素裳但朝則玄冠純吉也大祥縞冠未純吉也將行大祥之祭於前一夕即服大祥之朝服以告祭期而祥祭遂因其服禫彌吉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檀弓○縞縞冠素紕而麻衣也

絹熟曰素生曰縞大祥之祭已縞冠縞衣既祭仍縞冠麻
衣以居餘哀未忘也如是一月禫服盡矣禫空可以樂而
必俟徙月者孝子之哀終有所未盡也○按孔謂將祭縞
冠朝服既祭縞冠麻衣禫祭玄衣黃裳既禫朝服綅冠踰
月吉祭吉冠朝服既祭吉冠而居恩按自葬至大祥再周
而變服二自大祥至禫兩月而變服六似太煩而不稱孔
氏引鄭據變除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禮今其書不存
雜記○視喪既祥玄服縞而或有他喪未可以縞亦必縞
而後反他喪之服親爲重也鄭謂他國以贈賵來雖過時
猶縞重其禮也爲斯同謂期功者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
已除而來與祥祭亦必縞皆可通
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玄玄冠玄端也殤無受服
故除服卽玄成人則除服
必有漸也○孔云此玄端猶用黃裳未
純吉也純吉則用素裳亦未知何據爲父母妻長子禫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宗子母在爲妻禫不禫祥
卽除也

父母妻長子皆身爲喪主故皆禫四者禮之正也父尊壓

正服故父在母降期而十五月而禫以伸其餘哀也然此

惟適子耳若庶子則惟既娶別居而得禫苟未娶在父之室

而有適子母在則并其餘哀壓之而不得禫矣妾母尊微不壓

正服但壓餘哀也然此惟爲母耳若已代父爲宗子則其

妻代母主祭雖母在并餘哀有不能壓杖期而禫矣二者

禮之權也○陳澔曰妻爲夫禫慈母無父在亦禫按宗子

妻母在亦禫重宗也賀循云其餘適庶皆不禫者得之負

瑒云皆禫非也又按父母妻長子皆三年故皆有禫但父

與長子三年情已申故禫在祥月中二十五月而畢父在

母降期情未申故禫在祥月外十一月練祭十三月祥祭

十五月禫祭妻則十二月祥後即禫呂謂妻亦十五月而禫恐未是

右第五章

記變除之節○按記畧舉變除而文不具

今條其目補之斬衰三年者始死笄纚徒

跣扱衽飯含袒左扱諸右尸既襲白深衣素冠笄

白麻屨小斂袒括髮散帶垂其末既馮尸加絰帶

奉尸於堂襲帶絰大斂亦絰凡動尸舉柩哭踊既
殯成服杖帶絞垂卜宅筮日免加絰去杖卒來拜仍
絰杖啟殯袒免仍散帶正柩而襲袒而截卒來而
襲袒而祖既袒而襲公門而袒賓出而襲柩行而
袒出宮而襲免而從柩袒而窆既窆而襲贈而袒
拜賓而襲免而反哭道遠則冠而行及郊而免凡
虞免行事於尸卒杖卒哭受齊衰易葛屨絰麻布
絞帶疏屨期而小祥受功衰除首絰受屨絰葛布
絞帶繩屨期而大祥朝服縞冠除屨絰杖既祥素
縞麻衣素屨終月除之此子為父之禮也臣為君
父為長子不舒纓不徒跣餘如子為父之為父也○齊
衰三年者奉尸於堂不素冠而免此子為母餘如
為父也○齊衰杖期者始死不徒跣父在為母餘
如為父也不笄纚不徒跣既小斂麻布絞帶父在
為妻餘如為母也○齊衰不杖期以下始死素冠
吉屨無絇奉斂乃免既虞葛首絰餘如杖期也○
小功以下不散帶大斂不袒餘如期大功也○婦
人不徒跣不投冠不袒不散帶始死斬衰去笄而

斬齊衰骨笄而纚皆白布深衣尸既襲素纚白麻屨女子在室爲父母爲長子自始死至小斂皆縞總不去笄而纚斬衰縰笄齊衰榛笄小斂斬衰麻髽齊衰布髽凡男子免則婦人髽既虞葛首絰既練除要帶既祥除首絰大功以下皆布髽既虞葛要帶餘如男子也餘詳喪義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大傳○孔曰親親首父母妻子伯叔尊尊首君天公卿大夫名若諸母諸婦出入男子爲人後女適人及反在室之類長謂成人幼謂三殤從服下六等是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大傳○屬親屬如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徒從空也非親而空從之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子從母而服君母之黨是也下又言從服附親所從之人

然亦有所從有而我無所從無而我有所從重而我輕所從輕而我重者要各有義不可不講也詳見下文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檀弓○推吐回反○以下衆服術詳言之此明飾親與名出入之義也已之衆子期則兄弟之子宜大功而喪服篇亦期者以兄弟之睽由於各子其子故引而近之同於己子以親親也兄弟之服期則其妻宜降一等服大功而離無文者以諸母婦以名加妻之名不可推故推而遠之以遠也姊妹在室皆服期而嫁則大功者其夫既受於我而厚之則我薄之正使一於所厭所謂出入也○儀禮經無叔嫂其記言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是古於嫂叔報服大功矣唐太宗謂同爨且總況於嫂叔請數議云制服尊恩之厚稱天下有孩童之叔嫂育於嫂生同骨肉死而遠之可乎今議報服小功制可歷代因之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難以妻道屬其嫂故

無服以義理推不去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朱子曰守禮經固好然亦有禮之權處恭言推而遠之便是空有服因嫂道毋道無可安排故推而遠之若果鞠育於嫂也心自不能已如何無服得思謂無服禮之嚴有服情之厚親疏定爲五月則又不是益禮隆殺有等爲世叔父期世叔母亦期以名加也爲兄弟之子期其婦大功以下殺也嫂叔親則同室分則均敵而僅加於同爨之緦是疎之非戚之矣且兄弟之子婦尚大功而嫂小功是倒也世叔母期而嫂小功非下殺也兄弟期而嫂小功非旁殺也進退皆無據焉竊謂叔之鞠於嫂者當如儀禮記大功苟能攝之則長幼懸殊原無嫌也年相若而居不同則當事而服加麻事畢脫之素服九月而無衰絰不違先王之禮而又得自致其情亦可也徐乾學曰宋初常增嫂叔爲大功後復爲小功皆儒者不深考察（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之過

禮父在爲母期十五月而禫不爲父後爲出母期而不禫夫婦之義可絕母子之親無絕道也然亦必父在而父命

之乃得服或父歿而非適子不主父之祭亦可以服若身為適子承父之重豈可廢父祭而服出母乎喪者不祭以祭吉喪凶不可竝行此亦出入之類也○按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傳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無服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緦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疏云死卽廢祭不欲閒見內人近毛奇齡云喪者不祭不知出自何經三年喪則天地越紼而祭五祀既殯而祭祔則卒哭祔而祭所[illegible]不祭天地不過始死暫停且所停者乃虞祔卒哭之凶祭非廟之吉祭并非練祥彌吉之祭也愚謂未葬祭皆不行其祭天地五祀皆外神若宗廟之烝嘗禘之祭則宗伯攝之矣其所以不祭正為吉凶不同道耳毛氏反謂廢者喪祭非吉祭夫同為喪祭何忌之有則殷有臣妾死於宮中可以臣妾之賤廢父母之虞祔乎將練祥而兄弟死俟兄弟殯乃祭亦以未殯為凶練祥漸吉耳可以凶喪行廟祭乎[illegible]所祭者於死者無服則祭蓋無服則疏比之外神也若母則至親也父卽出之亦素所親也子雖無服猶心喪焉祭則

致其敬於父也若服之則衰專在母衰專在母則敬不祖專於父且以非禮之減減父也故降其衰專其敬也

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

禮爲祖父母不杖期子夏曰父卒然後爲祖後服斬承父之重也父沒祖父在亦爲祖母杖期如子之父在爲母也祖父沒而後爲祖母齊衰三年代父爲後情得申也○按宋熙寧八年禮院議適子死適孫承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商[illegible]適子死立衆子無衆子乃立孫令宗法不行安從商制[illegible]適子死立適兄弟兄弟未小祥死適孫小祥安服既小祥死適孫申心喪三年愚按孔子殷人而言立孫安兄商制不重適明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死服祖以期父尸尚在未可承重也注既曰殯而後成服則成服時父已嫡矣何不可服重之有愚按此時父不能爲祖服矣則服非孫誰承之且鄭言父有廢疾子爲祖服斬父在子且代之况父死耶又朱子云祖在而祖母死亦承重此庶開元中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例徐乾學云周本服期明改服斬矣又致德禮爲高祖後者三年是父祖沒於高曾亦承重也徐乾學曰雖鄭止言天子諸侯其曾匕庶

亦同毛奇齡曰承重謂祖父以宗祧之重傳之於我而我承之未有君與后夫人而不三年者非謂三年重服子未服而孫代之也上庶除重可承爲後不宗業之士庶總爲祖父母期而已愚按先儒皆謂承重祭祀之重大夫於祫及高祖則祭所得及者父殺安得不爲之三年乎恐毛說未允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爲人後後大宗也禮非大宗不置後

夫爲父母三年婦爲舅姑期從服降一等也夫爲人後爲本生父母期婦爲本生舅姑大功亦從降一等也父母爲適子三年適婦大功衆子期衆婦小功從服舅姑尊降二等也適子廢疾或無後而以他子傳重則適婦降小功比於庶婦矣郝敬曰適婦不爲舅後謂無子而舅先死者亦通〇唐貞觀中魏徵議加適婦期庶婦大功宋子曰兄弟之子婦正服無文舊制爲之大功而已之衆子婦乃小功似失倫矣魏公升適婦爲期正得嚴適之義庶子婦大功亦無害於何殺之差也陳銓曰婦於夫兄弟之子婦宜從大功而服期報之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

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

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婦為翁姑期從服也當舅姑喪而出則除之夫絕無所從也女子在室為父母三年嫁則以夫為天移重故降期若出之時親喪未練則仍三年義絕於夫情復隆於親也若過期則服已降無追服矣被出居親喪未練而夫反之則但終期仍以夫為重也若反在期年之後則遂終三年已服無中廢也○按後唐劉岳刪定鄭餘慶書儀婦為舅斬為姑齊皆三年宋乾德三年尹拙疏請裁定魏仁浦等議婦事舅姑加事父母則父母舅姑一也况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粗衰婦襲紈綺且為夫三年舅姑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詔齊斬一從其夫夫為祖為曾祖高祖後者無從服亦如之恐謂聖人制禮有隆有殺定於一尊君也父也夫也皆天也此三綱也故皆三年子為父斬而祖期臣為君斬而君之父母期婦為夫斬而夫之父母期尊親之殺皆天理也豈尊父而卑祖乎近臣為君之父期而唯君所服之孫為祖期而縞冠乎武尊者有服卑者不敢純吉也

烏有夫粗衰而婦紈綺者乎唐李涪喪服傳云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素縗衣從夫終喪仁術何不考而輕議禮也又女嫁在途聞父母喪而反鄭云止服期已嫁也婁兆錫云仍三年未成婦也恩誼間喪而反與被出而反不同服期爲正或使人請以終再期則姑許則終之不許則除之越十五月而除其可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此以下明從服之義從服徒從也所從既亡即不服本非親也屬從雖所從亡猶服本其親也○敖繼公曰妻從夫服降一等子從母服降二等夫從妻服降三等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illegible]周○孔曰公子諸侯妾子皇姑公子之母婦尊稱之且以別女君也諸侯存尊壓妾子但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諸侯沒

妾子始爲母大功而舅不厭婦不論諸侯存沒皆爲其姑
期是夫輕而妻重從之而重也妻爲其父母期而夫爲妻之
父母止緦是妾重而夫從之而輕也舅之子曰內兄弟姑
之子曰外兄弟對本族言亦通曰外此指舅之子也[illegible]甥
凡服小功者稱兄弟此指外祖父母及從母恐未安應爲
外祖父母小功從母小功爲舅及舅之子從母之子皆緦
妻之從服無明文此言爲公子之外兄弟豈以公子被壓
妻反加隆殺公子被壓不服母黨而妻猶緦是夫無服而
妾從之有服妻爲父母期而公子被壓不服妻黨是妻有
服而夫從之無服也○按傳亦舉四者爲例耳孔云母爲
兄弟之子大功而子止緦亦從重而輕兄有服而姨無服
亦從有而無妻不服夫兄弟而服姊妹公子於外祖父母
從母無服而妻緦亦從無而有須推之可也徐乾學曰庶
子爲父後妻應爲其姑降緦呂柟曰婦人爲夫祖父母世
叔父母皆視夫降一等夫之所尊皆先我而有也我自外
入也兄弟之子婦女適人皆視夫不降夫之所親皆後我
而有也彼自內出也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

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服問○繼母有母死而父再娶有母出而父再娶母出則與父絕故不服母黨而服繼母之黨若母死則母黨有服而繼母之黨無服鄭云雖外親無二統也陳以母死為繼母死非○朱董祥謂繼母所生子亦以適母之黨不以母黨為黨愚按妾子為君繼母之父母君母在則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既不在無所從也前母不在何從于亥子曰有時不服君母之黨繼之子乃必服前母之黨乎然子為父後者為其外祖父母舅從母無服不為後如邢人足或子且祖為同黨服繼之子乃不得為母黨服乎恐未義非也今制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義服小功虞喜謂有十繼母止服繼其母一人之黨徐乾學謂從服所從亡則已但服在堂繼母之黨徐得之妾為女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妾女君之娣姪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三年重正統也若從女君而出則母自為其子報服期而妾無服于因之正無與也此亡節又從服之有出入者也○萬斯

大曰儀禮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齊衰章母為長子傳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則此乃宗子之妻若父為庶子則母亦從庶子而降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雜記〇妾為君之黨女君之黨皆與女君同從服也徒從所亾者則已而此猶為女君之黨已之事夫君以從女君來女君亾而所從猶未亾也惟君命之攝女君則以君命為尊而不復為先女君之黨服此又從服中之自有而無者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為君母後者君母無子而以庶子為其子若衛莊姜以完為己子也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其說此二者皆徒從所從亾則已故不服也愚謂庶子為父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者為體不得服私親也既為君母後則為父後而與尊者為體矣下君母何可謂之徒從乎為父後不為其母黨服則不服君母之黨而何服乎疑不字衍言既為君母後則雖君母

不亦爲君母之黨服惟不爲君母後而但爲其母之君母則母卒可不服其黨母于君母已爲從從而已因母之從以爲從故也○或曰賈公彥云慈母之父母已母之父母可服服則此或可不服然非外親亦無二統之義論禮者酌之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若是則生養之終身慈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然本非骨肉之親故不爲慈母之父母服恩所不及也詳曾子問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庶母父妾之有子者祖庶母父之生母也禮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則爲君母後而承祖父世適之重爲庶母祖庶母皆無服矣若但爲慈母後則非正統所在於庶母庶祖母皆如亦服可也孔謂庶母服庶母皆先有子而后子死亦可使妾子後之其服亦如母如祖母也亦通○按祖庶母之服禮無明文漢景帝爲薄太后亞服晉安帝爲李太后齊衰三年時祠部徐廣等謂祖不厭孫服之爲是太常殷茂詔李后據并正體上纂承祖宗不宜持重當時本從徐

議南宋庾蔚之謂妾不與適同但漢魏以來尊號與適同
故得持重宋薛紳祖庶母王氏卒請禮院詳定禮院議妾
子父沒得申三年朱子家禮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期
為祖後者無服父非此母所出無服毛奇齡謂為後者天
子諸侯繼世之稱有為後庶母庶祖母肖后夫人即當三
年朱子全不明為後宇以三年改作無服是亂禮也若士
庶有何重有何為後於庶祖母則期而已無所為承重亦
何在絕服焉思謂夫婦人倫之本王化之原春秋係公適
母哀姜淫而見殺已見絕於宗廟則尊其生母成風為夫
人方若可以無過而孔子於歸附王不稱天以明適妾之
大防不可亂亂適妾即亂天常而不可為天下也漢之薄
后晉之李后又焉得生居尊號沒行重服乎徐廣之議春
秋之罪人而毛氏并謂春秋為正禮孔子許之是誣經也
姚輿言承重謂主鬯則制為生母斯為報其生育之恩非
謂其承宗廟之祭則祖庶母固無重之可承矣王延州育
庶孫不為祖後則無適可承不得為祖斬祖且不得服斬
又安得為祖庶母三年是禮院之議亦非也朱子家禮甚
確但喪服傳註疏庶子為父承重故總若不承重則君李

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父在庶子為
母皆如衆人士卑無厭也毛議朱子以天子諸侯禮異之
士庶為遷然鄭言於言大夫上之庶子欲見不承後者如
此服若承後則皆緦是士庶亦無尊壓如君大夫而亦未
嘗無為後不為後之別也毛說亦已詳矣又按宗子為庶
母若服期為父後者無服則制祭為庶母期無大夫士庶
為後不為後之分俗無籍矣朱黃解曰禮稱祖繼母祖
庶母俗所謂祖母庶祖母非也母有繼庶而無繼庶
士
天子諸侯於妾無服大夫貴
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妾緦賤妾有子緦士妾無貴
賤有子則緦無子及有子而死皆不服○按禮妾為女君
期女君為妾無文鄭謂報之則重降之則嫌於姑之為子
婦故無服郝敬謂妾視女君如姑則女君視妾宜如婦貴
大功賤小功萬斯大謂緦不能皆如婦婦亦當從夫貴妾繼
恐謂貴有子宜大功貴無子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
賤有子皆小功賤無子則緦
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母再

嫁子不隨往無繼父名何服之有其有不同居而有服者必其先嘗同居者也所謂同居有三道兩家皆無子為後一也無大功以上親為主二也繼父與此子同其財貨而為此子築宮廟以祀其先三也兼是三者則為同居繼父義服齊衰期恩深故也不然而繼父有子有大功親則彼有主後無煩此子為之主不為此子築宮廟以祀其先則受恩亦止其身雖嘗同居亦謂之不同居齊衰三月而已孔云三者缺一則不服期○顧炎武曰繼父之服所以寓恤孤之仁使天下不獨子其子也愚謂父沒而母改適子之所甚痛也不從斯路人已既從之而長我育我能無報乎此齊衰三月所以生也齊衰以名加也三月猶同爨之緦也若兩無主後而為我築宮以祀我祖禰則我先人血食久賴之矣而彼淹然不復血食我心安乎則齊衰期而別祀之亦義所不容已也或曰為父後者為出毋無服喪者不祭故也今日皆無主後則此子為父後可知矣而為繼父服不反厭父之祭致日不廢禮所謂所祭者於死者無服則祭也天子喪三年不祭而祭天地不以卑廢尊也為繼父期而祭禰繼不以疎廢親也然則臣妾死於宮中

三月不祭何也曰爲同宮吉凶異道也繼父爲我築宮則異宮矣然則爲父後者何不爲出母服而亦祭也曰母之恩天性也心喪之矣而又服焉則哀重哀亞則於祭父爲不誠不敢不一其誠於父故不服也若繼父則哀淺矣於祭祖父無不誠焉故不妨服之也或曰喪事卽遠釋服以祭可反服乎曰反禮臣爲君三年而宗伯攝宗廟之祭蓋正服不可釋義服可暫釋也然其祭亦必俟旣葬卒哭吉凶異道也不假不酢不旅酬祖父之祭不可廢已之禮可殺也又繼母嫁從之齊於繼母亦爲繼母齊衰杖期崔凱曰爲父後者不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檀弓○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二夫人○顧炎武曰謂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不言妻姊妹之子及夫之甥避文冗也相爲服報服也禮舅與甥報服緦其妻無服從母報服小功其夫無服故曰君子未之言若與之同爨則亦可服緦蓋以義起也鄭云時有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生相依死相服甥兒而非之未確○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

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由父上之至同高祖兄弟姊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皆由父推之也母之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姊妹皆由母推之也恩止於舅故舅之妻從母之夫無服推不去故也妻之族二妻之父妻之母而已作看似無統紀推之莫不有義存焉唐貞觀中太宗令魏徵等議加舅服小功後又加甥報服小功開元中又加舅妻緦掌姨舅袒免五代又加姨舅大功宋又加甥婦緦服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嫁大功姊妹雖嫁不降故從母重於舅又曰外祖父母小功則從母與舅宜緦魏徵反加舅服過矣恐謂父黨之服因父而推故伯叔重於姑母黨之服因母而推故從母重於舅無可加損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親屬有疾彼無近親而我往養之則已有喪服必釋之而往恐疾者惡其不祥也若所養者死則遂主其喪而服其服亦不反已之喪服若有疾時我未嘗釋服而往養今已死而我入主其喪則亦不易彼

喪之服而卽以我服主之皆因便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按此必五服之親而亦服之相爲者耳不然釋重服而養疏親主輕喪而以輕服均非禮矣蓋已服重而疾者疏當使人養之已服輕而疾者戚躬以養之可也已服重而疾死者服輕則如孔說爲一成服而反前可也已服輕而疾死者服重則遂服其服可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稅徐音退鄉音脫今如字○稅亟往之義若詩稅於桑田之稅言始聞喪而日月已過悉追服之也祖父母兄弟謂伯叔祖父母諸父兄弟謂從伯叔父母禮祖伯叔父母小功從祖伯叔父母緦從伯叔父母小功再從緦言父或宜遊他國而此子從父在外而生初不識此小功緦之親屬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則父追服而子不服恩輕故也若不期大功之親以殤而降在緦小功者則必追服之本服乖也○按此節正以諸父之兄弟爲訓孔則分列爲三愚謂祖父母正服齊衰期必無不追服之理玩其文意以本服緦小功與降服緦小功爲偶也又考夫爲人後子爲舅

姻係孔引賀瑒說謂子出時已昏故還服大功不然則否猶生不及祖父母不責非時之恩也朱子引熊安說取之否謂本生父母夫服期故妻從一等不論前識舅姑否假令夫之伯叔父在他國婦雖不識豈不從服以此推之則孔非也王肅云生不及謂此諸親死在子生前亦通而下句不協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卿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從服或出使他國以事久留王君除喪而始聞喪則不追服君已服無所從也若君往他國而臣從之主君聞喪之日則發僕閽寺皆從君服不論過期與否所許唯君所服服也其餘若餘介行人宰史親近臣為尊喪限未除則從君服喪限已過不從君稅也若君守之臣則君在外雖未聞喪而臣當成服時自以禮成服不待君反也

遂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遂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雜記○違去也禮致仕者待放者仕於他國者皆為舊君

服齊衰三月然仕於他國必新君與舊君等乃得服君自尊適卑而反服則嫌於卑舊君自卑適尊而反服則嫌於卑新君故皆不反服也方苞曰爲舊君止齊衰三月既奪貿與庶民等不敢踰越也 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服問○罪有輕重服有親疏重者親者上輕者疏者下於上而上當下而下輕也於其間又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則僭也上附下附各以其列從之要於至當而已制服之等猶定罪之差也○愚按儀禮喪服篇最精細玩之見聖人天理權衡燦然後人容增減便成敝倒如非周公不能定此禮非子夏亦不能明此禮之義也或乃謂戰國後人所撰戰國後安得有此人哉

右第六節論服術之異

禮記卷六之三終

禮記卷六之四

任啓運章句

奔喪

孔本第三十四　芮本第十　黃氏喪變禮第十一
吳澄逸禮第五　今定爲第二十四　○鄭氏曰此

記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禮五十六篇於魯壁中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此其一也記者食其禮因合之記焉按此大戴所無小戴增入者然與鄭氏注所引文有異同則小戴亦加增損矣方愨曰四方男子所有事安能免離親戚則奔喪之事不幸容有焉先王所以作之禮也朱黻詳曰古人期功皆棄官奔喪杜佑云安帝初以長史多避事去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考之於古如韋義順亡以兄喪去官諶乎弟喪去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資朔喪賈逵祖喪亦去范滂兄喪不就徵國令趙君兄喪不聽辟劉衡兄喪曹全弟喪度尚從父喪楊著從兄喪皆棄官陳皇姊喪陶潛妹喪稽紹長子喪皆免是凡喪皆謂之憂皆當奔喪也晉楊雄未除伯父喪應

舉坐既朱鄉猶緦服赴舉引赴御史臺劾聞其職如
此今人貪位奪情古人必羞與爲伍矣愚按朱說甚
正然失職亦必待命若竟棄官是重私喪而輕君命
亦非禮也今制非父母不奔喪則吉服以行公事退
而私喪之如
其倫亦可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
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
朝望其國竟哭使去辟竟境同辟避同○始以哭答哀無
辭也既哭問故備其狀也遂行百里殷及
然欲見尸柩也不以夜行猶避害也見星行食備盆促也
未得行若非未服或道路兵戎之阻也至境而哭哀所觸
也哭避市朝恐驚衆也奔喪上業委貌深衣大夫以上衰
弁心除消敝日未得行禰謂以君命有爲則今人任意變

動云不得已者不得措口矣司馬溫公曰古人哭至於家避市朝今哭於城市喧雜處避之則小是飾偽也

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室字闕元誤作爲賓奔相故去聲下同○升自西階

不忍死其親猶不出阼階也即於殯包括髮爲已殯不復升殯也殯在階上則位在階下今已殯故自西階降而即位阼階之東也序東序端之東又東於所即之位矣襲絰於此袒襲不相因位地殊兼服絰首絰散帶小斂絰五

分之一一頭有彄子以一頭扱其中以束衣被帶以象吉
時之葦帶腰絰以象吉時之大帶加於葦帶之外者也士
喪禮既馮尸主人絞帶在襲絰前今奔喪無馮尸節故先
襲加首絰乃襲絞帶而加腰絰以變於在家故特言絞帶
鄭謂絞腰絰之末不復散垂按成服乃絞垂大功奔喪猶
散帶況父喪乎疑鄭非也拜賓西階下就賓位拜之成踊
在東階下哭倚廬也夕哭竟闔殯宮門出就喪次初毛象
如此一哭明日象小斂二哭又明日象大斂三哭三哭竟
乃成服鄭謂三哭之明日成服凡夕哭不踊不散非主人
非適子也弔者雖為奔喪者而來而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喪無二主故也凡奔喪以
下皆然○此奔父喪之禮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
奔父喪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禮斬衰括髮齊衰者免唯母
一括髮小斂乃免至於凡齊
衰也又哭象小斂故不括
髮而免○此奔母喪之禮

右第一章奔父母喪之禮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哭不升階統於主人也免而加首經之麻及腰經乃得變於父母也又哭三哭亦門左中庭稍不與在家成服者序入念哀也過三哭乃以親疏序入主人奔喪則據主避位故有變親賓入臨則諸婦退而南面以避賓亦有變此服非主尊非賓故無變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雜記〇異居謂他國聞喪未得行即變服於其

地大功以上麻帶散垂如在家也若聞喪即行而至家成服則必及主人小斂而行袒免之禮若至家而主人已大斂成服則小功以下亦遂成之大功以上必行散帶之禮至三日成服乃絞垂

右第二章奔喪以下喪之禮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奔喪謂既嫁而奔父母喪也東階東下階也熊安曰未殯髽於室既殯髽於房中此奔喪髽於東序隱處也拾更也男子堂下婦人堂上與之拾踊賓客之也若以歸寧而奔舅姑與夫之喪不拾踊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若奔喪禮然雜記○婦人既嫁父母降期而

云三年者以木親言之見非是不得奔也用諸侯禮從夫待也闈門在東階下之東所由至側階者婦人不由阼階西階避男子也雖賓之猶不由也君在阼賓之也不降迎不全乎賓之也其他謂哭踊麻髽之節

右第三章 婦人奔喪之禮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葬後乃至也葬有定月故適于不在殯主亦葬先之墓尸柩所在也殯主與婦人於墓上分左右以待適于至而授之適于遂括髮於東偏即主人之位而爲喪主也若非適子則主人拜賓送賓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

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冠素弁或素委貌也冠歸括髮不可行於道也四哭象殷五哭象虞皆以朝哭言之既虞卒哭故告事畢○鄭謂既期而歸又哭三哭不袒哀久殺之也愚以下章推之當有袒字文偶畧耳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五哭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喪之禮鄭曰壹括髮入門哭時也孔曰墓所雖已括髮入門几筵在堂必一括髮

右第四章奔父母喪而不及殯之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

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北面統於主人也齊衰必袒故有襲大功以下不袒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二袒字鄭曰衍陸曰非衍○拜賓成踊言主拜賓時已則成踊也齊衰大功緦小功不稅不稅者過則不復成服陸佃曰初哭言襲不言袒又哭三哭言袒不言襲互備也齊衰猶袒則又哭袒可知上言又哭三哭不言袒比義可知○吳澄曰小功通葬前未滿五月亦三日成服若踰五月則不追服楊慎曰今制仕者杖期以下不奔喪及自滿而歸往往在服除後素衣服絰之墓哭拜踊除之亦可

右第五章奔喪以下喪而不及殯之禮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

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

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于又哭括髮袒

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賓送賓

如初人臣奉君命而出聞父母喪得為位哭重君之命示不敢歸也非君命不為位急於奔喪無留心也不言就次當事其事不敢以私喪廢公職也若在公館亦設次

右第六章聞父母喪不得行而成服之禮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

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

五哭卒主人拜賓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哭止。相者告事畢。今本脫遂歸二字成服拜賓四字錯在節末○齊衰以下非君命亦爲位情殺也然或地近而事易畢亦當速歸故三日五哭卒而遂歸也三日五哭統夕哭數之並成踊卽得數也歸卽成服以爲位時已經初死而襲絰也衆主人兄弟皆與哭於殯宮而出以其初歸也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上地近故猶可歸而成服若遠則成服而歸赴其殯

右第七章。聞齊衰以下喪未得行而成服不成服之異禮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白虎通之墓下有西向二字○東卽主位齊衰者適子也遂除班固謂喪不得追服者也主人謂攝主無變於服服已除也與哭不踊哀已殺也非適子則主人拜賓送賓○按此承上章未得行而成

服既除喪而歸故哭墓遂除若初未聞喪至此始聞則雖在三年外亦追服孔云小功不稅降而在小功者卽稅則三年朞大功必追服矣班謂喪不得追服未析也又按將軍文子之喪除喪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孔子許之則此稱主雖云無變亦當深衣練冠相弔慰必非吉服相對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唯著免麻不括髮也哭竟皆於墓上除之

右第八章除喪後一歸之禮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於小功緦之兄弟不稅服然始聞喪之時亦必為之袒免而成踊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推拜賓則左手在上同于吉耳○按此則大功以上必追服矣舊說大功以上必為一成服而除之恐未然

右第九章除喪而後聞喪之禮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小記○此記與闕也所當一括髮此言不括髮非也凡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故不數此言五哭則并數之其實非有二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本篇闕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雜記○此因父母喪望鄉竟哭而推言之末句又記與闕也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輕者哀淺故哭遲而兄弟之大功亦視適婦庶孫其哀較深故又以為當望鄉而哭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末句孔本有今本逸○此補經所未及末句又記異聞也於廟一本也於

殺私之也廟門外亦尊之寢門外亦親之於野則已疎矣母爲又於廟者卑促曰母存於寢母居寢也母亡於廟母主已在廟也應安曰親母之爲於廟親故尊之繼母慈母之爲於寢非親故親之也○按鄭逸禮本文作哭父族母爲於廟哭母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是此篇雖略逸經而小戴又以意刪損也其與檀弓異者鄭云異代之禮陳云傳聞之誤恐謂當以此爲正

妻之兄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檀弓○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於兄弟降服大功爲父後者服期不降以其正也故哭之正寢之中夫與妻之兄弟無服而期爲舅緦故夫不爲主而以子主之居阼階下西面而受弔非賓也夫不爲主故入門右近南而北向於阼階有門哭而來弔者爲素親狎則受之不然則使門者謝之私喪不足煩賓也妻之室妻之正寢父在則正寢統於父必母爲乃得哭於此故妻爲此哭于妻之正寢若

非為後哭之小殺以其非正也○孔曰于踊則父視子而踊按無子則妻室上倡踊無服而為位者

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云本無服下有祖免婦人上有凡為其男子有男

何○叔於嫂劣大功而無服者遠嫌也然本服重故必為位哭之婦人倡踊族父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皆緦是為男

子則有服族姑族姊妹族於適嫁無服是為婦人則以出降而無服也然猶為之弟服加麻以本在五服中猶親之

也○然曰正言嫂尊嫂也若兄公与弟之妻不為位孔曰兄公尊絕親也哭朋友者於門外之

右南面小記○門寢門也南面以待弔者也禮為朋友弔服加麻適兄弟之送葬者弗

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雜記○適往也兄弟異居者注送兄弟之葬遇主人既窆

而反哭則遂之墓以致其送葬之意蓋以送葬來非以弔反哭來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

後之家為位而哭小記○奔喪既葬故先之墓○若不得奔喪者亦為位而哭之所知之

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小記○所知親朋友則交猶淺觀所識則情已深宮所知之殯宮也先之墓者情一於哀死先之宮者情雖哀死而禮則加於生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檀弓○所識之兄弟死雖所識者不與同居所識死雖其兄弟不與同居我皆必往弔一因生以及死一因死以及生也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所識者既葬而後聞其喪亦弔於墓主人在東西面而弔者在南北面而為之成踊然必主人踊而後從之踊禮從賓出哀自主生于家于墓皆如是也凡奔喪者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一本作後至者拜之下有為之字○大夫與士尊卑殊故先後異也然此亦謂主人為士耳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哭諸侯哭其薨君也在他國為

使而出聞君喪也不敢拜賓皆避爲主也與諸侯爲兄弟未皆臣之而在他國始封不臣兄弟以兄弟哭之繼世皆臣以君哭之皆不拜賓亦避爲主也若在本國則統於世子不別爲位也

凡爲位不奠此統親疏言之不奠以北者之神不在乎此也○張子曰凡爲位皆生者之哭位爲斯同日亦有神位乎以子孫在是不可無所歸以致哀也凡古之弔者皆及生而不及死故可無神位今之弔無不拜死者是禮與古異矣書儀言喪側無子孫則此爲位設朝夕奠有則否然此爲主旁親可也若父母則喪位奠亦不可少須有長子孫爲主祭亦適長在他國則爲位必設奠神無不之哉人患已有乎此也非適長子孫爲神位而不設奠爲神位如見吾親哀之也不設奠避宗也若異姓則不爲神位

凡爲位者壹袒此指大功以下及師友言之壹袒明日哭不復袒異於親喪也若齊衰以上亦三袒

右第十章何以聞喪介喪之哭朋

禮記卷六之四終　門人弋　岱校字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